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103

6 Dec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一〇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2月4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 赫伯恩先生

(副主席)

(巴哈马)

—— 巴勒斯坦问题 [33] (续)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4615/A

下午3时30分开会。

议程项目21(续)

中美洲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及和平行动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A/40/35)；
- (b) 秘书长的报告 (A/40/168-S/17014)；
- (c) 决议草案 (A/40/L.23-A/40/L.25)。

侯赛因先生 (马尔代夫)：我们这个组织成立40周年引起了一些深刻的愿望，提出了许多希望。巴勒斯坦问题列在大会议程之上已经有几十年，它就表现了其中的一些愿望。巴勒斯坦问题可以被称之为是国际主要关注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令人不安地仍然有待解决。然而每过一年，就给我们带来新的消息，说明以色列通过它加剧在巴勒斯坦家园和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活动所表现的令人震惊的无视行为。

我们热切地希望，几乎自我们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就提交大会讨论的巴勒斯坦问题能够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必须对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完全了解，如果不谋求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就不可能有解决办法。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是这个地区本身，也是总的来说，整个世界的争端和动乱的根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对着人民建立一个家园的根本权利的问题，面对着一个早在20世纪以前就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民族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们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我们这个组织的前身，国联，承认了巴勒

斯坦人是一个民族，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后，我们这个组织又记载入册，承认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根据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他们拥有国家权利，并给予他们权利建立一个“阿拉伯国”。然而，令人痛苦地回顾，自从1947年通过了分治决议以来，直至1989年，联合国所强调的一直是巴勒斯坦人作为难民和战争受害者的作用。我们这个组织的行动是为了恢复巴勒斯坦人回归他们家园和实现他们基本人权的不可剥夺权利。

此外，国际社会的立场已经在由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专门机构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数以百计的决议而表明得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决定都建筑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之上，建筑在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之上，它强调了巴勒斯坦人，就象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在他们自己的家园内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

尽管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希望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和平并享有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种种努力，但是由于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在这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自从以色列建立以来，我们见证了它通过不断的侵略活动，通过它公然地违反我们这个组织的《宪章》所体现的原则而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我们必须提问，人类的智慧还要容忍巴勒斯坦人继续遭受多长时间的痛苦呢？我们还要见证这一问题因为得不到解决而造成的悲惨后果呢？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道义上产生了沉重的压力。它们的根源是同政治现实有着重要关联的。为了理智地阐述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必须决定停止讨论战争，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成为严重的政治现实。以色列正占领着属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正处于以色列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有相当大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处于流亡状态。在这种严峻现实的背景之下，巴勒斯坦人表示出了极高的警惕性。虽然对它们进行了种种镇压，虽然他们遭受了种种艰难，他们还是在政治上成长起来了，并且赢得了全世界的承认。他们向世界表明，他们将继续存在，他们将继续行使他们的意愿，选择代表他们的人物，选择建立他们自己家园的地点，选择他们是否愿意放弃他们的国家和政治标记，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

我们认为，对于由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合法代表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现在到了时候，应当同以色列犹太人坐在一起，讨论他们之间的所有问题和分歧。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因为他们的观念和公式是建筑在当地基础之上的，并且也是使两个曾经一度被认为处于流亡状态的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的问题。巴勒斯坦人的主要目的必须建筑在自由基础之上——不受处于流亡状态和被剥夺的自由。

如果一个民族被给予了建立他们自己家园的合法权利的希望，那这种希望就必然同这一目的最终会实现的信心结合起来。然而，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几十年过去了，而每过一年，都增加了烦恼。巴勒斯坦人建立他们自己家园的希望却远远还没有实现。

流离失所、被镇压、被军事占领、被经济剥夺和被剥夺的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命运是不能被人类所赞同的。这个民族的未来绝不能成为施加在文明世界良知身上不能忍受的重负。今日的世界正在看到一块几千年来不可攻占，不可剥夺，并且由上帝给予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现在却遭到一个罪恶的军事占领者的蓄意兼并，它绝对不尊重，或无视这个国际组织所作的一切决定和决议。人们注意我们如此重要的集体决定和意愿如此地没有效用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

在几十年过去后的今天，事情越来越明显，无视公正、平等的考虑，无视联合国各项决议，无止境的力量占了上风。在几乎所有的战线上进行了无数大胆的外交活动，但是每一项活动都有着不同的战略和方式。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些努力的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几乎已经丧失了他们的信念和耐心。

所以，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庄严的组织必须不遗余力的恢复它们的信念，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取得一些不会破坏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或在一个象其他国家一样能够称之为自己的地方，体面、正常和自由地生存的基本人权的成果。直到这个目标成为现实之前，我们联合国的各个会员国都有责任和义务向受到史无前例的痛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坚决的支持。

尼坦亚胡先生（以色列）：在所有谈到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发言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冲突的真正原因。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如此之久。为什么在世界其他地区早已消除的痛苦却仍然在这一地区存在，而且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呢？为什么在各方之间仍然有一堵高大的墙阻碍着他们取得和平呢？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所做的声称是十分显然的。他们常常假装与以色列的冲突是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里接管了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的领土而引起的。这就是他们认为冲突的根源。事实上这是一派糊言。毕竟阿拉伯人也在过去的几场战争中，包括在六天战争前夕占领的这些领土，他们甚至厚颜无耻的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打算。

请听埃及的纳赛尔在5月27日所说的话：“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要摧毁以色列”或者请听伊拉克总统阿里夫在5月31日，即在战争发生前几天所说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或者请听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即6月4日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所说的话：“这场斗争最终必须要消灭以色列”。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大马士革的电台非常简明扼要地指出：“将他们投到海里去”。但却对这些领土只字不提；对1967年的侵略行径和其他的一些事实也只字不提。

当阿拉伯的发言人列举这些事实时，他们通常需要集中谈1948年的战争。这场由阿拉伯人发起的战争事实上也是为了在以色列国诞生之前摧毁这个国家；但阿拉伯的发言人却认为这场战争是以色列人发起的侵略战争。这场“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以色列国。阿拉伯人拒绝1947年11年关于划分领土的解决办法，他们将五批阿拉伯军队派入犹太人的腹地；他们深入到犹太人的领土；他们几乎已经

打到特拉维夫的郊外；根据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场“将被人们称之为蒙古大屠杀或十字军诅咒的灭绝和屠杀的战争。”

造成新诞生的以色列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阿拉伯人完全拒绝犹太人国家在中东的存在。但我相信，这还并不是问题的真正实质，因为阿拉伯极端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发动的战争早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前的几十年就已经开始。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之间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并不断对犹太人的农场和村庄发动袭击；他们屠杀阿拉伯温和主义者；他们反对犹太人所提出的和平倡议，犹太人所做的任何姿态和让步；他们使整个域区陷入了混乱和残杀的局面之中。

这些阿拉伯人所犯下的暴力和恐怖行为是今天对犹太人进行的暴力和恐怖行为的前兆。人们不能够只了解问题的一方面而不了解问题的另一方面。在过去四十年里对以色列人所发动的进攻只是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对犹太人发动的有步骤的进攻的延续。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战争事实上已经有一百年之久了，这场战争的延续性是与任何具体的怨恨或世界无关、它与难民问题也是无关的；事实上当时根本就没有难民的存在。它与有争端的边境问题也是无关的；因为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边境问题的争端，我愿进一步指明，这场战争与以色列的主权问题也是无关的，因为在1948年以前，这种主权是不存在的，但这场冲突却早已持续了几十年。事实上，它与阿拉伯人的主权问题也是无关的；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这类问题，正如我刚才已说过的那样，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划分领土的解决办法。那么这场战争到底与什么有关呢？它是与根本反对或拒绝犹太人在这一地区存在的想法有关。

那些盲目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人没有考虑到他们所采取这些行动的后果。他们只是践踏任何阻碍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们肆无忌惮的杀害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但我必须指出，他们也肆意杀害而且最喜欢杀害那些拒绝承认这些极端主义者所声称的“阿拉伯事业”的唯一代表性的阿拉伯人。这些极端主义者尤其反对妥协和共

处的想法，因为这正是狂热者所诅咒的。

这些极端主义者到底是谁呢？他们的领导和盟友又是谁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与今天冲突的真正关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要回答了这些问题，这对于寻找破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建立和平的障碍的真正实质是极为重要的。由于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与欧洲纳粹主义者被打败的年代正好相吻合，因此，在这个时候审议这些问题是极为合适的。但是，正如我正要表明的那样，仇恨的种子并没有消亡，在纳粹主义崩溃之前和之后，它仍然在阿拉伯世界里找到了作为崇拜的信徒。

也许本世纪阿拉伯拒绝主义者的作为杰出的领袖是英国人在1921年任命的耶路撒冷大主教侯塞因尼。在本世纪前半叶他极力煽动阿拉伯人对犹太人进行进攻和屠杀，他是巴解组织所崇拜的主要人物之一，事实上，他可以被认为是巴解组织在精神和行动上的创史人。阿拉法特常常将大主教称为他的导师和益友。没有任何人能够象他那样对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其他领导人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例如，在今年4月24日，在万隆会议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阿拉法特极力称颂大主教，他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他的学生而感到“极大的骄傲”，他强调指出，巴解组织将继续大主教所指明的道路”。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大主教又代表什么呢？因为，如果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宣称沿着它的足迹走，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过观察大主教的政治生涯而了解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的目标以及它们使用的方法。侯赛尼是在耶路撒冷旧城山洞反犹太骚动一年之后被任命为大主教的。但是，如我刚才所说的，大主教的主要目标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他和他的追随者埃米尔·戈奥雷一起策划了对温和派的阿拉伯领导人的有系统的谋杀，而且他使其他人保持沉默。这个甚至包括所有那些不同意大主教政策的阿拉伯人。纳沙西比家族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这些人不是被教主赶出去——简直是被毁灭——就是被迫流亡在外。由于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到三十年代末，温和的阿拉伯人的意见——“温和”的意义就象任何

一个听到这个字的人都会确定的那样——完全从巴勒斯坦消失了。 这种意见之所以不复存在——至少不能公开存在——是因为任何只要谈到同处的想法，谈到温和的想法，谈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平，那么他就必死无疑。大主教还极为成功地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保护者，这些都被用来为阿拉伯极端主义服务。

但是，大主教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还组织了反犹太人的骚乱，第一次是1920年在耶路撒冷，后来在萨费德，1929年又制造了希布伦大屠杀，这次屠杀消灭了世代生活在那里的整整一个社区的居民。大主教仍然不满足。 他想把他的这种运动绑在一个更有利、全球性的发动——这种能够确保有系统地并最终全面消灭犹太人的发动机，如果，当时只有一种这样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由于三十年代纳粹德国的兴起而成为可能。 就在纳粹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主开始在纳粹泛德意志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寻找相同之处。 他在这场运动中是如此成功，当纳粹实行纽伦堡种族主义法的时候——那是在纳粹主义兴起仅仅两年之后；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而反犹太人的纽伦堡种族主义法则是在1935年开始实行的——希特勒收到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来自阿拉伯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示祝贺的电报、信件以及各种其他形式的赞扬。 我给大会举一个例子。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报纸《利瓦报》(Al-Liwa)直接接过纳粹分子的口号；他借用希特勒的口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 另一分报纸这样写到：“犹太主义进行各种颠覆活动，窒息国际经济；希特勒主义的出现表明这个世界对此已经深恶痛绝。” 1937年5月一个宗教节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示威者高高举起德国国旗和希特勒的肖象，各家阿拉伯的报纸欢呼这次示威游行是一次有意义的举动，表明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同情与尊重。”

这为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奠定了基础。 而且，这一切也确实发生了。 1939年10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教主发了一封私人信件给希特勒。 他说到：“在你取得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胜利之时……世界各地的阿拉伯民族对这些巨大的成

功感到高兴无比、感激万分……阿拉伯人民将通过友好与合作条约同你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确实，在此以后的两年中教皇和希特勒的关系迅速发展为友好、合作的关系。1941年10月，纳粹政府在柏林发表一份正式公报，以帮助“在巴勒斯坦消灭犹太人的家园。”

好了，有了这样一个信号，现在教皇已经为他的登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飞往柏林，于1941年11月28日第一次受到希特勒的亲自会见。侯赛尼——教皇——表明他愿意同德国在各方面，包括招募一个阿拉伯军团，进行合作。作为回报，希特勒向侯赛尼保证他将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官方发言人。我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很可能被翻译为“唯一、合法的代表。”希特勒告诉大主教说他们两者之间有着消灭巴勒斯坦犹太人这一共同目标。

大主教在柏林代表纳粹分子忠心效劳、兢兢业业。他多次在纳粹电台上发表讲话。他鼓励、敦促各地的穆斯林起来反对同盟国。他成功地煽动了伊拉克的反同盟国的起义，煽动了埃及的大动乱。他访问南斯拉夫以招募当地的穆斯林。实际上，他确实招募了六千名穆斯林，把这些人送到德国指挥之下进行战斗。

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教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东欧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身上。他阻止把犹太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迎救出来；他破坏了犹太孤儿移居巴勒斯坦的工作。他向纳粹分子抗议说没有拨出足够的资金来防止犹太难民逃出巴尔干。这是有证可查的。我举一个例子。一个纳粹军官威廉·梅尔歇斯1947年8月6号在纽伦堡审判时作证说：“教皇到处表示抗议——在外交部长、国务卿和其他党卫军总部的办公室。”一般来说，这些抗议都能立即奏效。例如，1943年5月13号，教皇亲自向里宾特洛甫交了一封信，抗议安排四千名犹太儿童移出保加利亚的计划。里宾特洛甫在教皇的迫力下屈服了。他很快做出安排，向德国驻索非亚大使发了一封电报，阻止该计划的实行。当然，悲惨的结果就是四千名犹太儿童的死亡。

但是，巴解组织的这个崇拜偶像仍然感到不满足。他的脑子里有着比阻止某些犹太人的逃亡更大的目标——一个大得多的目标。象梅尔歇斯和其他人在纽伦堡审讯时所指出的那样，他想看到的是“消灭所有的犹太人。”例如在巴尔干犹太人这个问题上，他为实现这个目标竭尽全力。阿道夫·艾希曼的代理人迪特尔·维斯利希尼作证说侯赛尼“参与了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决定。不应当忽视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教士多次向他保持联系的各个当局建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向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建议消灭欧洲犹太人。他认为这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值当方案。”

艾希曼的代理人对侯赛尼的参与是亲眼目睹的，他作证说：“主教是首先提出有系统地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倡议者之一，而且在执行这项方案中充当了艾希曼和希姆莱的合作者与咨询者。他是艾希曼的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经常怂恿艾希曼加速消灭犹太人的措施。我听到他说在艾希曼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这就是阿拉法特发誓要继续“他的道路”那个人，这些是他的原话：“他的道路”。

这样的—个战争罪犯是如何逃脱惩罚的呢？归根结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纳粹战犯和合作者都被揭露出来，送交法庭审判，判以徒刑，受到了惩罚。但是在阿拉伯世界情况并非如此。纳粹战犯被作为英雄来欢迎。几百名纳粹分子在这里找到了蔽难所，而且不仅是蔽难，他们还在许多阿拉伯首都作为谋杀的咨询者受到录用。

几周前，我在这里谈到最近这样的表现形式，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卫军军官阿洛伊斯·布吕纳在叙利亚呆了很长时间——我遗憾的说呆得非常愉快——，他是阿拉法特兄弟的私人顾问，他负责安全部队。

所以，虽然纳粹主义在欧洲被打败了，但是纳粹主义在中东仍然很猖狂，的确，战后，侯赛尼逃出欧洲，重新成为阿拉伯最高理事会的领导。在这一地位上，他继续在中东散布纳粹主义的余毒。的确，在1948年的战争中，他向阿拉伯

军队提出了一个主张，这一主张准确的总结了他一生的野心：“我宣布圣战。消灭犹太人。把他们统统消灭光”。结果并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当阿拉伯的军队被打败后，至少在以色列和其东部邻国之间开始出现一种程序，约旦的阿卜杜拉开始表现出某种迹象，这种迹象至少根据大主教的解释可以说成是同以色列结和平的愿望。为此，阿卜杜拉于1951年被大主教的代理人谋杀，这是大主教唆使所干的。这是早期谋杀做法的关键的升级，其原因就是到现在目标再也不仅仅是知名人士，目标成了整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一最终的恫吓制度得到大主教和他的追随者的不断完善，这一制度仍然威胁着我们。

但是，纳粹主义的余毒甚至以更直接的方式继续出现，我指的是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分子在招降纳叛重新拼凑。在1969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征收了两名前纳粹军官，一名叫埃利其·阿尔滕，他是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人事务部门的领导，另一名是威利·柏纳，他曾经是茅特豪森灭绝营的纳粹党卫军军官。人们发现另一名前纳粹分子，约翰·苏勒向法塔提供武器，并且在罗马为法塔增收军事教官。新纳粹欧洲民族党的秘书是一名比利时人，他叫让·梯罗尔特，这一党派是欧洲的一个组织，也是由法塔提供资金的。另一名比利时人也是新纳粹分子，他叫卡尔·万·德尔布特，他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增收志愿军。

在1976年，在西德一名德国新纳粹分子，奥托·阿尔布勒切特被捕。他拥有巴解身份证，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给他的，同时他还有用于购买武器的120万美元资金。在1977年，法塔同意训练法国工作队的成员，这是一个新纳粹的法国小组，其交换条件是该小组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工作。在1978年，西德逮捕了4名人员，他们使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提供的设施从阿拉伯国家把武器走私运到西德；4人当中有3人是“希特勒自由工作队”的成员。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纳粹的接触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报纸甚至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1981年4月11日，沙特阿拉伯的一家

马贾拉赫杂志报导说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新纳粹分子正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营地训练。这确实是真的。他们确在那里训练。这些训练的结果与许多活动而体现出来，包括最近的一些活动——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17号部队”几个月前在拉那卡进行袭击。3个谋杀分子中的一个不是阿拉伯人，而是英国的一个新纳粹主义分子。法国报纸《新观察家》报导说，1984年1月，臭名昭著的德国新纳粹恐怖主义分子，勒普——他是赫普小组的两名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是西德主要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个——在突尼斯阿拉斯坦解放组织总部加入阿巴斯，后来阿巴斯本人也臭名昭著，他本人阴谋组织了阿奇勒·劳罗事件。

除了纳粹分子和阿拉伯拒绝分子之间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实际合作和互惠行动，他们之间还有甚至更深的阴谋勾结。在本世纪的前五十年，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在大主教的领导下同纳粹集团主义分子签署了一个消灭犹太人的血腥协定——我只能使用这样的字眼，血腥协定。在本世纪后五十年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努力寻求苏联集权主义分子的支持，以新的形式继续实现其目的：消灭以色列。这两个主动行动的要点就是大教主狂热的仇恨的精神。正是这种仇恨多次扼杀了和平的机会。正是这种仇恨使阿拉法特在萨达特被暗杀后在街上狂欢乱跳，萨达特是与以色列第一个缔结和平的阿拉伯和平缔造者，也是唯一的阿拉伯和平缔造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每年在其宪章中重申这种仇恨，该宪章赤裸裸的宣称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国。无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用什么样的含糊其词来掩盖这种仇恨，当其谋杀者有机会暗杀犹太人——无论他们所谋杀的是地中海游艇上的领取抚恤金的残废人，还是拉那卡船上的手无寸铁的中年妇女或者是那哈利亚上的婴儿——这种仇恨就欣喜若狂。

但是，象早期一样，这些进攻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其原因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跟大教主一样，领导着一个政治程序。跟大教主一样，他谋杀任何反对他的人，主要这些人敢于谈论阿拉伯和犹太人共存——象在葡萄牙沙尔太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持不同政见的人，迦沙的埃马科山德，他是一名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象

这样的一类人都遭到谋杀的命运，在拉马拉的谢哈德两天前已于同样的罪行遭到谋杀。事实上，从1967年6月到1982年1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谋杀了346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经常包括他们的妇女和儿童。这些人之所以被谋杀就是因为他们敢于发表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意见，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自我标榜为“民主”，声称是代表他们说话的。

有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要不受到暗杀的威胁，就会谈论阿拉伯犹太人共存。悲剧是自从1920年代以来，自从侯赛因尼以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直处于一小撮和暴力的独裁分子的统治之下，这些人不是为了同犹太人共存或者是向和平，他们是为了灭绝犹太人；任何反对这种主张的阿拉伯人就会遭到枪杀。

如果和平的进程要在任何程度上依赖于大主教的追随者的话，那么就永远不会有和平。正如大主教破坏了他所失败的任何和平的希望一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仍然自立于与和平截然相反的目标——尽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假惺惺的声称要实现和平，我仍然这样说。

在这里我们也听到人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最近几个月里已经变得温和了。我们还被告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算把恐怖主义行动仅局限于“占领的领土”。人们立即想起两件事情。首先，明显的是：无论怎么讲恐怖主义都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在地理限制上也是如此。无论在什么地方屠杀无辜的人民、儿童和老年人都是一种邪恶。但是，第二点也许不太明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如何来确定“被占领领土”？许多人为立刻把阿拉法特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近的声明解释为指的是朱迪亚和迦沙，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怎么说呢？

在1985年11月10日同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位高级领导人，阿布·依亚德说：

“当我们说被占巴勒斯坦……我们指的是所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我们的抵抗将在该领土的任何地方进行，那不是以西岸和加沙而规定。”

另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卡杜米告诉法国《巴黎日报》说：

“以色列是被占领土地……无论它是在1967年被征服的或者是早些时候于1948年这样作的……我们谈的是巴勒斯坦的所有领土。”

那么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己承认，他的目标仍然是同他所谓的全部“被占领土”上消灭整个以色列。因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整个以色列实施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有些人拒绝正面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他们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拒绝承认它——并且趋于相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模糊公式，他们说这些概念表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愿意为和平交换领土。例如，约旦外长马斯里先生在今年3月19日对美国企业研究会发表的讲话中说：

“约旦巴勒斯坦协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公开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一次接受‘为和平放弃土地’的原则。”

让我们再次看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是怎样说的。它并不认为“为和平让出土地”的公式是要求它与以色列建立永久和平，以换去以色列从阿拉伯人有领土要求的某些领土上撤出；相反，它们是在它的“阶段政策”内容中看待这个公式的，这是1974年的方案，目的是在以色列将撤出的领土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作为消灭和摧毁以色列的一个步骤。

当然，在这个上下文中，“土地”和“和平”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具有什么意义呢？请听最近法塔赫新闻部负责人哈桑所说的话：

“任何接受巴勒斯坦全国理事会的决定和阶段政策的人……都不能反对‘为和平作出领土让步’的话，因为这是阶段政策的出发点。”

那么到底什么是阶段政策呢？今年5月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纳吉尔说：

“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或者甚至建立一个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邦联，这是一个导致在所有巴勒斯坦土地建立一个国家的战略。”阶段

政策’给我们提供一个到达进一步目标的跳板。”

哈桑最近详细的阐明：

虽然“阶段政策”要求在第一阶段接受任何可能的条件，但是我们决心继续战斗，直到我们达到最后的目标。斗争将是长期的，只有在犹太复国主义被消灭之后才能结束。”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目标没有丝毫的改变。它继续否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它继续积极的寻求摧毁以色列。它继续进行对儿童、妇女、来往于两地间的人、构物者、进行蓄谋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个法塔赫进行的运动不是所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各派的经常行为，无论这些派别是真正的还是反阿拉法特的，这在最近在拉纳卡、巴塞罗纳和马耳他发生的在阿奇勒·劳罗船上发生的谋杀中清楚的看出。就象在纳粹时代那样，犹太人被挑出来处死。

当然，在每一次野蛮行为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发表它惯用的两面谈话，谎言和否认。它们依靠文明社会的轻信，它们希望，如果谎言经常得到重复，如果谎言能够使人们避免证实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人们就会相信谎言。在这方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忠实的追随胡塞尼的另一位良师益友哥贝尔。

显然这种谎言是没有限度的。我被告知几个小时之前，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在这座大楼中，一位高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卡杜米说，克林霍夫夫人把他的丈夫推下阿奇勒·劳伦，以便取得保险金。我认为就是哥贝尔也不能想出这一点。

谎言和欺骗。令人愤怒的谎言和欺骗。这就是它们的技巧。你可以用阿拉伯语讲一件事情；你可以用英语、法语或者无论什么其他语文讲另外一件事情。当阿拉法特用英语讲话的时候，他谈和平，或者是和平的模糊形式，这是我刚才提到的坟墓的和平，但是当他在用阿拉伯语讲话的时候，他谈的是战争。只是在前几

天12月1日他在从阿尔及利亚播出的“巴勒斯坦之声”中说：

“巴勒斯坦人民将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战斗，直到母亲腹中最后一个婴儿为止。”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巴勒斯坦婴儿还是犹太复国主义婴儿。我认为这实际上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要进行全面战争的残酷和无拘无缚的决心，这是一场直到最后一个婴儿的战争，一场灭绝的战争傲慢的无视这场战争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带来的痛苦。阿拉法特再次坚决遵循“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制定的道路”。

我非常高兴看到这次大会明智的认识到，既是使过渡也是有限制的，因为他选择不邀请这样一位代表这样一个组织，代表这样一种遗产的人来参加联合国的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但是如果我们谈论伪善的问题和关于巴勒斯坦的两面派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完全放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手中。它不是唯一以自吹自擂的“可望和平”来谋杀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还有许多其他人作出同样的事情。实际上，在这次辩论中有若干个这种国家的代表发了言。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留下了与眼泪，而它们就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样非常高兴的残杀这些人，它们防止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这些代表在这里倒出的污泥浊水不值得一驳，但是我愿意谈一个例子，我认为这是我们正在讲的情况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叙利亚叙利亚屠杀了大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仅在黎巴嫩这样作，正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身所承认的那样——承认？他为此指责阿萨德——在雅穆克、赫尔德和叙利亚本身的达拉难民营中所发生的事情。人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但是关键的是：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代号，它只不过是极端主义分子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权力和地位进行战争的一个空洞的口号。我想你们可以看到使什么使他们团结起来——只是由于它们共同拒绝戴维营，他们建立了一个拒绝阵营。人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这些从到亚丁、大马士革、巴格达的极端主义分子团结起来，这是因为他们决心摧毁任何真正寻求使各方和解的倡议。

在中东，在一种动摇不定、软弱和令人担心的缓和，即一种缓和的愿望和极端主义之间正在发生一场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只能鼓起勇气，没有其他办法。稳健派必须做出决定，采取一种立场，拒绝向反对派让步，不怕恐怖和恫吓的束缚，他们也必须公开放弃伊斯兰教的厚意，并且放弃我今天引用的那些声明，放弃那一系列的恶意和仇恨。我向大会保证，一旦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发现以色列是一个最为乐心的和平伙伴。

以色列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和其他论坛表明我们希望开始进行直接的谈判。我认为，真正寻求和平解决的各方以诚意的态度进行的这种谈判能够震撼整个世界。那些似乎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长期来我们一直看不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一个新的开端的前景就不会再消失。

贝拉斯科·圣何塞先生（古巴）：年复一年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辩论巴勒斯坦问题，同已往几年一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反反复复说的话，也就是如果不能解决作为中东危机和新的巴勒斯坦问题，也就不能解决中东的危机。人们一再重申必须承认并且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为自己建立一个永久家园的权利，也必须永远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在流亡中生存，他们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受到各种暴行和歧视，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而且受到那些自称代表一个曾经在纳粹德国的手里受到相似暴行的民族的人用子弹和炸弹所进行的侮辱、迫害、诬蔑和杀害。

这就是这种可怕的局势的荒谬之处。今天，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正在已当年犹太人在希特勒暴徒手下所遭受的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残酷和无情的手段来对付巴勒斯坦人民。

因为，同昨天的大屠杀最相似的莫过于驱逐整个村庄，轰炸住宅，用推土机铲平社区，直到这块土地上没有一点生息。在昨天的集中营和煤气室和在萨布拉和

夏蒂拉难民营里男女老少被杀害的可怕情景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国际社会允许这种悲剧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持续还要多久呢？国际社会忍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暴行，忍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有系统地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和决议还要持续多久呢？难道说联合国所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不能够保证对《宪章》的尊重，并且永远制止以色列的灭绝种族的政策吗？

至于那些蛊惑人心，高举人权的旗帜，假心假意地对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所谓的违反这些权利的行为表示震惊的人，我们必须提醒他们，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被侵犯，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信没有这些权利，而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根本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作人，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每一年这个时候，这个城市的报界和电视都大量地报道这个国家那些无家可归的公民的处境，这些人必须在为此建立起来的特别中心寻找住处，以免被冻死。是否有任何代表看到报界或电视报道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在难民营里受冻的情形呢？

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帝国主义的伙伴的逻辑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属于人类根本没有权利。

大家都知道，只是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才能够才中东继续推行蛮横的政策，如果没有在各方面得到的大量援助，他们就不可能继续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就不可能继续占领戈兰高地或黎巴嫩领土，也就不可能派出轰炸机袭击巴解在突尼斯的设施。

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同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安哥拉和前线国家所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是一样的，而且同美国对尼加拉瓜所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形成三角形的国家恐怖主义，这是国际舞台上的暴行。国家恐怖主义是完全诬视各国人民的哲学，也是武力和压迫的政策。

正是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至今一直阻碍根据198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巴勒斯

坦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宣言的第6段和同一年12月13日通过的第38/58号决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举行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

尽管秘书长做出了努力，尽管绝大多数国家支持这一和平倡议，但是至今在筹备举行这次会议方面还没有能够取得进展，这主要是由于坚持阻碍这次会议的以色列和美国所采取的顽固的态度。

一贯支持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不结盟运动在罗安达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再次重申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并且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生活在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之下的其他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

部长们同样重申，为了在中东取得公正和永久的和平，以色列必须撤出所有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及1967年以来占领的耶路撒冷等其他国家的领土，必须让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有关的决议享有一切合法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回归家园、自决、不受外来干涉、取得民族独立、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等权利。

古巴人民具有漫长和丰富地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历史，我们将继续向巴勒斯坦人民致以战斗的声援，永远谴责剥夺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权利的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盟友。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巴勒斯坦问题是联合国大会议程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帝国主义极其非法炮制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造成的；这些阴谋的中心就是顽固地拒绝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这一问题是中东整个阿以冲突的症结，是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寻求公正解决中最为关心的问题。 几百个国际和区域会议和集会花费了成千上万个小时来审议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几十项宣言、决定、公报、决议和行动纲领，为唯的目标就是取得公正和全面地解决，结束几百万巴勒斯坦人民长期遭受的悲剧。 然而，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

解决，也没有为解决建立和平。巴勒斯坦领土和其他阿拉伯土地一样，仍然置于以色列占领的控制之下，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土内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暴力和镇压行动正在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民，以色列用武力夺取领土的政策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决不能把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遭受的困境归罪于国际社会缺乏努力，也不能说是由于缺乏永久解决的现实和公正的基础。

当联合国接手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极其危险了。从那时以来出现的发展势态大大加剧了使该地区不只一次地卷入全面武装冲突、造成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紧张局势。

由于意识到了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承担的直接责任，联合国一直在关心这一局势，并进行了一切努力，已通过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来在中东实现全面和永久的和平。联合国最重要和最具有权威的机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确定了这一问题的性质和范围。

这些决议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而且还为取得可以接受的解决确定了基本的方针。

爱好和平的人们及其不安地注意到，尽管他们多次要求执行联合国决议，以恢复世界上这一遭战争破坏的地区的和平，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及其帝国主义顾问不闻。

以色列多次严重违反《宪章》和大会、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顽固拒绝同巴勒斯坦和其他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部队和行政机构。根据他们建立所谓“大以色列”的狂妄野心，犹太复国主义统治者们走上了夺取其他国家领土的道路。尽管国际社会提出了强烈的警告，但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仍然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宣布圣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永久”首都。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以

色列不仅拒绝向叙利亚主权交还戈兰高地的大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领土，而且还实施了一系列立法措施，企图永久吞并这些领土。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土内也出现了同样的非法行动。以色列一再坚持将犹太殖民移民渗透这些地区的政策。和过去一样，由于占领当局和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压力和威胁，几千名土著居民去年被迫撤离和放抛自己的家园和城镇。由此充公的土地和财产通常被用来建立新的和扩大旧的移民点，或为占领部队建造新的军事设施。

以色列当局还完全违反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实施了其他一些法律和规章，影响到了被占领土内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他们解散了城、镇、村议会等地方行政机构，解散这些机构的选择当选的官员，并用占领部队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取而代之。他们一再关闭了学校、大学、工会等学术和社会组织。移民中的恐怖主义集团或占领国的政策破坏了清真寺和其他圣地，一再侵扰和平的公民。

这些和其他许多同样的行径使得被占领土内的人民和其他有关的人民一直处于惊慌之中。我们仍然清楚地记得无辜的巴勒斯坦难民在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内惨遭屠杀、和超过160人死亡的突尼斯空袭等惨象。如果要防止这些野蛮和可的行动重新出现，我们就必须采取严肃的步骤，缓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暴行而变得进一步恶化的紧张。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盟友，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鼓励和保护，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可能不顾绝大多数人类一再表达的意愿，继续保持猖狂和嚣张的态度，这一点不必多说了。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建立了所谓“战略联盟”，一再向它提供无条件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持，使它得以继续向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采取侵略行动。

就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否决权，防止采取能够制裁非法的以色列政权的措施，从而使安全理事会瘫痪了。

美国对大会关于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的多次呼吁不断作出消极反应，这再次暴露了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长期阴谋。我们强烈谴责对我们时代非常紧迫问题的这种不负责任态度。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苏联的建设性立场，并支持苏联1984年10月30日提出的及时和现实的建议。

我们赞扬秘书长为召开建议中的会议所作准备工作的努力，我们敦促他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当然，有关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必须平等的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拒绝任何把巴勒斯坦问题孤立于中东其他问题的图谋，认为所有欺骗和部分协议没有道义或法律有效性。过去经验已经表明，只有公正和全面解决才能给中东带来持久和平，其先决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在收回领土、行使民族主权权利的斗争中，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英勇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得到阿富汗人民和政府的充分的支持和声援。

最后，我要引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卡迈勒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时所说的话：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强烈谴责美国全面支持以色列的扩紧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政策。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支持联合国为中东问题寻到公正和持久解决所作的持续努力。阿富汗相信，因绝大多数国家要求早日召开由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解组织参加的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将能够给在以色列占领统治下生活的饱受蹂躏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带来持久和平。

“我愿再次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和声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非人道政策中斗争中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

塞格纳冯斯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美国今年，已经几乎存在四十年的巴勒斯坦问题都进一步恶化并更加复杂。以色列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不仅拒绝从自1967年以来他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撤出，相反，他以一切手段，通过继续建立犹太殖民地，强迫驱逐或驱赶阿拉伯居民并没收阿拉伯土地而吞并这些领土。为促进对这些领土的吞并，军事占领当局甚至毫不犹豫地鼓励武装的犹太殖民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挑衅、恫吓及暴力行动，迫使他们放弃祖祖辈辈的家园。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提对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每日采取的压迫行为。

回顾这些事实表明，以色列不仅想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他还想实际上消灭巴勒斯坦人民。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行为不仅限于巴勒斯坦，而扩大到邻国甚至遥远的阿拉伯国家。举几个例子，对黎巴嫩的侵略、包围贝鲁特、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我们对此仍记忆犹新，还有以色列空军对远离以色列边境数千公里的突尼斯地区的轰炸造成几地巴勒斯坦贫民的伤亡。此外，除了与以色列有战略联盟的保护者之外，整个国际社会都强烈谴责这些行为。没有这个保护者的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本不能够违反《宪章》的条款、联合国的决议和国际法、狂妄的蔑视国际社会而不受惩罚。

在这方面，人们注定要问，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个强国——他还称自己是人权和民主的拥护者，怎么能够支持公然违反一个国家人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根本权利的行为，以及国际社会认为是对人类犯罪的万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呢？简而言之，当人们看到这个大国在中美洲、特别是在尼加拉瓜如何行事时，我们就不感到特别奇怪了。此外，他与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分别由“战略合作”和“建设性接触”，这也赋予他帝国主义政策的利益。

毋须说，这一政策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野蛮行为，导致了无休止的暴力循环，这是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恶化，从而增加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国际社会多次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根

源。 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必须迅速得以解决。 但如何解决？

迄今为止，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他们要求的不过是承认和行使他们根本的民族权利，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在1983年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鼓掌通过、并由大会赞成的《日内瓦宣言》中，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此外，《宣言》要求召开由冲突的所有方面，包括巴解组织、美国、苏联和其他有关国家平等基础上参加中东国际和平会议，以建立一些指导原则。

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这一会议，这是这一地区公正和持久和平、执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以及保证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存在与安全的最现实的办法。会议工作的基础可以是阿拉伯非斯首脑会议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以及苏联在1984年提出的建议。

大会在第三十八和三十九届会议上认可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会议的建议，要求秘书长继续努力促进迅速召开关于中东和平会议。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极为赞赏秘书长为此所作的不懈努力，并赞扬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以献身精神履行了它神圣的任务。

然而，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两个国家仍然强烈反对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它们顽固地继续奉行“分别和平”和“直接会谈”的计划，要撇开主要的有关一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 那一计划的目的完全是服务于它们在那个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

不管怎样，我们觉得有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一致和阿拉伯世界的声援，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道路上的障碍就能够克服。 不管巴勒斯坦人民在其正义斗争中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将永远得到老挝人民和政府的支持。

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们又一次在审议“巴勒斯坦问题”——这一问题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是大会议题上的项目，就是英国代表团1947年4月2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要求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大会第二届会议议程以来就是这样。

尽管我们的辩论没有促进、也不是要促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他们还不是没有用的。说一句就够了，每年他们都提醒我们和全世界，议程项目有一个的题目是“巴勒斯坦问题”。

我们乐于一直审议这个问题，这是令人遗憾和难于理解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那么由于当前阿拉伯作出的选择——每年提及这个问题已成为这些选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能被忘记。

巴勒斯坦问题、其根源和发展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谈论其政治、国家、区域和国际方面。难道我们需要在每届会议上重申，世界上就是这个问题、这一民族、这一领土和巴勒斯坦斗争受到国际社会的迷糊忘却和无动于衷吗？难道真的有必要在每届会议上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被恐怖主义和暴力所驱散的整个民族的问题、其领土被武力和侵略所侵占、其权利由于欺骗而受到破坏吗？我们需要每年都重申，任何公正和持久的解决现在已被称为“中东问题，都必须通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东问题的核心、降临于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悲剧的核心？

答案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注定每年和每届会议都要重复，似乎我们内心害怕我们的事业将会真的被忘却，国际社会将由于某些人宣扬的阿拉伯选择而无视我们的权利——经选择把我们和巴勒斯坦人民致于漫长黑暗的隧道的开始，而我们在隧道的终端看不到一丝光线。

本届会议期间，我们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但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仍没有得到解决。由于侵占巴勒斯坦、驱赶其人民和剥夺他们基本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返回家园、自决、在其国家土壤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则给阿拉伯地区带来的爆炸性局势仍然是国际社会感到关切。

扩张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并没有占领了领土驱赶巴勒斯坦人民就住手，他还骚扰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难民。在那里，难民不时地遭受骇人听闻的悲剧和蓄谋已久的消灭，目的是消灭他们作为其事业标志的存在。

尽管存在着悲剧和四十年已经过去这个事实，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仍然不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以及《普遍人权宣言》，以正视听，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返回家园和自决的合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悲剧的继续从反面反映了联合国的信誉，特别是自它建立以来以及巴勒斯坦人民悲剧开始以来四十年中的用处。今天，我们看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这个地区厚颜无耻地胡作非为，侵犯边境、绑架公民、推倒房屋、烧毁农场、没收土地、违反国际公约、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所有这一切都对联合国的信誉甚至其有效性提出怀疑。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四十年来一直拒绝执行1948年12月11日通过的大会第194(III)号决议的第11段，那一段明确规定了巴勒斯坦人民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今天该问题已成为世界上最为持久的问题之一。许多阿拉伯国家现在已经收容第三和第四代在流亡中诞生的巴勒斯坦难民了。难民问题已经到达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世界上有的人甚至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就是涉及到难民问题。

但是这仍然很重要，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只不过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内容，巴勒斯坦问题是整个人民的问题，整个人民已经被从他们被占领土上驱赶出去，这是一个人民、家园和主权问题。任何企图将巴勒斯坦问题说成是仅仅为难民问题的人都必将失败。我们大家都知道错误概念和不能分析和理解而产生的失败。任何忽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企图不管它是怎样伪装和具有什么企图都必将遇到同样的命运。

鉴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无视联合国各项决议和该实体无视联合国的各种建议，大会应该在其第九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范围内重新考虑其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及其该实体的不热爱和平的性质的立场。

美国在其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缔结战略协议以后已成为该实体的直接伙伴。

主席：我下面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伯恩先生（以色列）：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刚才几次把我国以色列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我强调，我并不反对我们被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正相反；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众所周知，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个仅仅为建设性发展而奋斗的积极运动。这是我国人民合法的民族运动，它不是针对任何其他人民或个人的。

但是我所反对的是，一个国家，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被称之为“实体”。我们也可以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称之为一个军事、独裁、侵略、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实体，但我们不愿这样做。我们希望大会能够不要一再互相责骂。

我重申：联合国的会员国是有名字的。主席先生，我建议你要求这些代表仅

仅使用各国的名称，既使是在遭到批评或在批评别人时也应这样作，这样我们都不要互相叫骂，并致力于建设性的审议工作。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我请发言者能够使用联合国对每一个国家的恰当命名。我下面请发言者继续发言。

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我对于对肆无忌惮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而打断感到很奇怪。此论坛所遵循的程序是众所周知的。它能够行使它的权利。

主席：我希望为了维持大会审议的秩序，各位代表能够使用联合国内里正式知道的国家的名称。如果我们不得不通过使用不该在这一间房子里使用的名称来称呼对方而又一次进入长和浪费时间的相互间的程序的话，那对谁都是没有益处的。

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也并不是谨慎小心的，我同样要求该代表要记住，使用这种语言有时在大会这种辩论中会出现是即席的并使可能发生的。我谢谢大家的合作。我请发言者继续发言。

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美国在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缔结战略协议之后，已成为直接的伙伴，对该实体未建立所谓大以色列国而发动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美国还应对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所作所为，违反所有国际公约、准则和法律负责任。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甚至在某些委员会里有些人总是想要谈论历史和法律。历史和法律完全被这些发言者歪曲了。他们的歪曲是为了使国际社会同情犹太人多少年来所遭受的迫害，以为在两千年之后建立犹太国辩护。该犹太国仅仅持续了78年，在历史上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它们用真理来掩盖错误。

当然，人人都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但不管这些屠杀是如何害人，都不能重写历史和法律。这些屠杀不能为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新屠杀进行辩护，比如象发生在德尔亚辛、卡塞姆、基比亚、沙布拉和夏地拉等地的屠杀

也不能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进攻，比如象将难民营化为平地作辩护。这种进攻在范围上已经大大增长了。进攻不仅仅限于黎巴嫩、约旦或叙利亚；现在已经延深到巴哥达和突尼斯，使得长臂和铁拳政策人格化了。

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能为在没有任何历史和法律基础的种族灭绝、驱赶儿童和没收他们的领土及财产辩护。根据第一次历史记载，塞鲁斯皇帝想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企图有什么历史基础，他不过是幻想耶和華命令他解放巴比伦的囚犯，并使他们能够返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他们的国家。不管塞鲁斯的想法是真的或他的妄想不过是他政治野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总是一致的：该国家的唯一历史或法律基础不过是与公元前539年所作的仲夏夜之梦。1799年拿破仑承诺在巴勒斯坦领土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作为他们参加他的战争的代价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英国前外交大臣帕尔默斯顿在1840年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想法的历史依据除了他希望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构成抵御穆罕默德阿里或其继承人罪恶计划的屏障以外还有什么呢？

这位英国外交官迪斯雷利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铺平道路而提出的这一计划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呢？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前外交部长和所谓以色列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巴·埃班明确地说：“迪斯雷利的动机是英国的利益至上。”拿破仑、迪斯雷利和帕尔默斯顿的这些动机当然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动机完全不符合历史或法律；他们只是为特殊的政治利益服务。

因此，如果有必要诉诸历史权利的概念，则阿拉伯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利用这些权利，因为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明确的证明，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领土，其居民说的是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文化和希望，为同样的利益团结在一起。四千年来，巴勒斯坦一直是阿拉伯人的土地，尽管多年来，这片土地遭到了许多部落或国家的侵略，但它依然保持自己的特征。《圣经》本身也证明，迦南人，闪族部落曾经在巴勒斯坦定居；从其地理起源来说，这些部落是阿拉伯人，希伯来人的部落

只是到了公元前第14或13世纪才入侵巴勒斯坦的一些地区。这些入侵的部落在当地看到的是《圣经》中提到的繁荣昌盛的文明。迦南人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就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从其故乡、即阿拉伯半岛上迁移来的闪族部落。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希伯来人的部落的起源并不是在巴勒斯坦，即使是在他们为期很短的占领时间内——这一时期不会超过78年，他们也仅仅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很小一部分土地，而更多的土地一直是巴勒斯坦人的财产，正是巴勒斯坦人使这片土地获得了自己的名称。如果古代的希伯来部落的起源并不是在巴勒斯坦，我们都知道新的希伯来人起源于何处，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巴勒斯坦土地的。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迦南的土地上的居民一直是闪族的迦南人，后来，这些阿拉伯人遭到了外来的希伯来部落的入侵。应当指出，这一希伯来实体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一时期是如此之短，以这一历史并没有将其记载下来。因为这一实体的生存只持续了78年，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已经居住了四千多年。这一希伯来人的实体被分为两个王国：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这一双重的实体就消失了，这一地区先后遭到波斯人、马其顿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罗马人的入侵，后者于公元前64年占领了当时由阿拉伯人和其他一些部落人居住的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在公元前120年，巴勒斯坦可以被看做是阿拉伯的一个省。那些将巴勒斯坦看作是希望之地而占领这一地区的人在经过二千年之后难道还有潜力回到这块土地吗？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西班牙达800年之久，他们是否就因此而有权利回到西班牙呢？这一些要求是否有国际法的根据？历史事实难道不是同真正行使主权联系在一起的吗？因此，同阿拉伯人一样，犹太人也没有权利因为对一块土地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而就宣称可以回到这片土地，因为这些要求在历史上或法律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最有力的国际法原则的支持，特别是自决的权利。当巴勒斯坦已不在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权利。这就使我们从遥远的过去的历史来到不远的过去的历史。在1897年于瑞士召开的巴塞尔会议上，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兹尔提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国家的想法。

历史总是根据殖民主义的政治利益而重演。尽管许多犹太人团体反对这一想法，这次会议通过了这一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使2千年来一直分散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或共同种族的犹太人团结起来。确实，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而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接受这一事实。

英国大教长1878年说：“

“自罗马人入侵巴勒斯坦以来，犹太人就一直没有政治团体。我们犹太人在政治上是属于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的：我们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或德国人。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信仰，但这并没有使我们不同于有其他信仰的公民。我们同他们一道对自己国家的繁荣作出贡献。我们同其他公民一样，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美国教长威斯于1883年表明了同样的想法，这一想法也获得了参加在匹兹堡举行的犹太人会议的犹太教士的通过：

“我们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宗教团体。因此，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回到巴勒斯坦。我们并不希望恢复犹太国家的任何法律。如果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之时，犹太教教士反对犹太国家存在的想法，则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团体继续持有这种反对态度。”

约瑟夫·弗莱纳茨在1919年3月30日的Journal de Depart 杂志中说：“只要没有犹太人种族，没有犹太人的国家，则唯一将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因素就是犹太教的信仰，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上说，犹太复国主义都是一个错误。”

西奥多·赫兹尔认识到了领土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是同样的人民，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困难从根本上产生于那些信奉民族主义的人与那些担心缺乏土地的人之间的和解。因此，我们看到赫兹尔在他的《犹太人国家》一书的前言中十分重视领土的问题。他曾经将阿根廷或圣地看作是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建议选择英属东非。在1903年举行的第6次会议上，有人要求他在乌干达和巴勒斯坦之间作一个选择。在第7次会议上，那些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人取得了胜利，仿佛犹太复国主义对世界所有地区都有权利，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提出历史的根源或精神上的联系和历史的权利，而在40年之后，我们就来到这里讨论这一问题。

当巴勒斯坦被选为希望之乡时，本-古里安提出了一个同所有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犹太教教长的所有想法相违背的新的看法。本-古里安本是波兰公民，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小村庄，他所说的话同英国的阿德勒大教长于1883年说的话相反，我们都知道那位大教长说了什么话。

曾经作了十年以色列总理和拉比领袖的本古里安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自从犹太国诞生以来，每一个仍然流亡在外的犹太人，即便是不信宗教的犹太人，都违反了犹太信条和犹太圣经。”为什么本古里安把他自己认为是一个拉比呢？为什么他指责仍然生活在别处的犹太人缺乏信仰和虔诚？我们在他写给他的儿子阿莫斯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儿子在写给他的信中解释了对建立犹太国所感到的逻辑和感情方面的矛盾。本古里安1937年10月5日在给他儿子的信中说：“我积极支持建立犹太国，即便这意味着分割巴勒斯坦。我的逻辑是，一个面积有限的

犹太国并不是事情的了结；这将只是一个开端。如果我们获得一千或一万公顷土地，我们将感到高兴。重要的并不是土地的面积，而是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强大的事实，我们力量的加强将帮助我们夺取国家的别的地方，并建立一个国家。即便是一个小国，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加强力量的基础，能够成为我们夺得整个国家的历史斗争的强大的基础。”

本古里安要求所有的犹太人都移居到巴勒斯坦，以便取代即将被赶出自己家园的人们——也就是巴勒斯坦公民。因此，他指责那些生活在别处的犹太人缺乏信仰和虔诚。

没有人知道这一用武力和欺骗建立起来的实体的边界。以色列现任贸易大臣和萨巴拉和夏蒂拉屠杀的可耻英雄沙龙明确的指出，以色列坦克能够到达的地方都是这个实体的边界。

总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我们明天后天和再后天都要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知道边界将确定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以色列的坦克将开到什么地方。但这些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和以后各次会议上的辩论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是我们和整个世界知道，还有一项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阿拉伯人已经作出了选择，我们今天非常积极地表示支持。我们不能抱有更大的期望。

萨莱赫先生（民主也门）：联合国从创始以来几乎一直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多次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在自己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谴责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不断侵犯人权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恐怖主义和镇压性的措施，联合国这些做就捍卫了自己的原则。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合谋，我们今天讨论的巴勒斯坦问题早就不存在了，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合谋从本世纪初开始，而巴勒斯坦人民仍然是这一合谋的受害者。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在沉睡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占领的基础上强加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该实体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并驱赶这些人民。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合谋今天仍在继续。其主要目的不仅是要迫害巴勒斯坦人民而且要消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以确保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完全统治阿拉伯人民。

现代史每天都明确的揭露了这一合谋的性质和范围。国际社会都知道，以色列国已成为恐怖主义和残暴行为的同义词，这是侵略和扩张的一个跳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过去三十七年中以色列的纪录充满了不断的流血事件。以色列不断从事恐怖主义、镇压和驱赶巴勒斯坦人民，在种族或血统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定居者取代巴勒斯坦居民，为了消灭阿拉伯文化而建立定居点。在采取这些行动时根本不考虑圣地及精神和人类的價值。

以色列不满足于在巴勒斯坦领土上采取这些镇压性和恐怖主义措施，还开始在巴勒斯坦领土以外追逐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用可恶的武器、国际上禁止的武器来对付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在1982年对黎巴嫩进行进攻时。以色列也进攻萨巴拉和夏蒂拉难民营，杀害了成千个巴勒斯坦难民——大部分是妇女与儿童。以色列一系列恐怖主义行动中最近一个就是对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进行野蛮袭击，侵犯了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一直表明他们能够顶住这些镇压和恐怖主义措施，他们决心继续进行正义的斗争，以各种手段反对以色列对他们领土的占领。

如果以色列没有得到美利坚合众国在各种领域里提供的毫无限制的援助的话，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援助，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就不可能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继续侵略阿拉伯国家，违抗国际社会的决定。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美国之间的战略联盟证明了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和他们决心继续推行扩张主义侵略政策，阻碍国际社会在中东建立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努力。

我们代表团再次表示，民主也门完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因为这些阴谋的目的是要强加部分的解决方法，等于是投降。这方面的例子就是戴维营协定、里根计划和其他分裂主义协定。

巴格贝尼阿戴托·恩曾格亚先生（扎伊尔）：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第128次全体会议建议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国联合王国和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通过并执行巴勒斯坦今后分治方案，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大会还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此方案采取必要措施，使方案得到执行，大会选举了五个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成员国，即：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巴拿马和菲律宾。

根据第181(II)号决议中关于经济联盟的巴勒斯坦分治规定，委任统治国的武装部队必须在1948年8月1日之前撤走，以保证犹太国家领土内的某个地区，包括一个海港和内陆地区，为大量的移民提供充分的条件。

当时商定，独立的阿拉伯和犹太国家将在委任统治国武装部队撤出后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成立，但决不能迟于1948年10月1日。

根据这两个国家独立的筹备措施安排，各方有一项谅解，即随着委任统治当局武装部队的撤离，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将逐步移交给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委员会将在安全理事会的指导下，根据大会建议行动。

第181(II)号决议是十分详细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在到达巴勒斯坦之后立即执行措施，根据大会关于巴勒斯坦分治问题建议的总方针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间的边界。

为了标明两国间的分界，第181(II)号决议表示，在过渡时期不允许犹太人在提议中的阿拉伯国家地区内建立定居点，不允许阿拉伯人在建议中的犹太国家地区内建立定居点，除非得到委员会的特别允许。

决议进一步要求这一分治进程中各有关国家承诺不在其国际关系中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采取任何违背联合国宗旨的行动。

决议4 F章规定，此方案中所设想的阿拉伯国家或犹太国家中任何一个实现有效独立之后，在它们中任何一个国家签署本方案中所设想的宣言或谅解之后，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款，同情地考虑这一国家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要求。

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首先就必须讨论产生这一问题的决议；要逐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必须公正、全面和长期地考虑这一问题，包括这一问题的各个组成部分，即第一，应根据第181(II)号决议建立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因为犹太国家已根据那一决议建立，并在1949年5月11日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第二，根据大会第181(II)和194(III)号决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338(1973)、476(1980)和478(1980)号决议以及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七届联合国特别会议ES-7/2号决议，承认并尊重这一地区中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

正义和公正要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人民一样，应有自己的家园，双方都必须承认不允许使用武力或战争的手段获得领土，保证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因为在第3236(XXXIX)号决议中，大会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

因此，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义务保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正义的实现，因为联合国的使命是要以建设性对话来取代战争和对抗的方针。本着这一精神，联合国在1983年8月29日至9月7日，在日内瓦组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日内瓦宣言》和《实现巴勒斯坦权利的行动纲领》。

会议在《宣言》中指出，联合国在建立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问题中应发挥中心和首要作用，同时承认，大会自第一届会议就开始辩论的巴勒斯坦问题是当代最棘手、复杂的问题之一。

本着同样的精神，联合国设想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有有关各方参加。

扎伊尔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采取全面国际努力。联合国已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并曾决定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今天也一定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联合国在起草国际法方面的努力是联合国国际传统的一部分，联合国必须保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正义的实现。

联合国依然鼓舞着人民自决的愿望，因而必须为建立巴勒斯坦实体和促进这一实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哈吉·奥马尔先生（文莱国）：巴勒斯坦的问题差不多从联合国建立以来就引起了大会的注意。我们今年在此聚会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然而我们至今仍然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议程项目。这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需要为这一问题寻找一项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办法，然而这种情况也表明了寻找这样一项解决办法是多么艰巨和渺茫。这一事实还意味着，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反对他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暴力和压迫政策。

在这些年来，大会反复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所拥有的民族独立，巴勒斯坦主权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大会还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返回他们曾被驱赶出的家园的权利。国际社会现在已经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一个核心问题，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乃是任何解决中东问题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积极参与谈判或解决这一问题的进程，就不可能实现在中东的公正和持久地和平。尽管我们通过了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然而巴勒斯坦的存在仍然受到无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被迫流离失所成为难民，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征用，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一系列的残酷迫害和折磨。

以色列人通过武力和赤裸裸的恐怖行为，在其占领的土地上加速推行割据政策。以色列人进一步推行恐怖主义政策的心就是要加紧威胁巴勒斯坦人民，破坏他们的部族和社会体制并最终把他们从自己的领土上驱赶出去。以色列人不顾国际社会的同仇敌忾，悍然在他所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新的定居点。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的这些政策和行径表示了强烈的痛惜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放弃这些措施，拆除现有的定居点，特别是不要在自1967年以来他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建立更多的定居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不断的谴责了以色列妄图改变他所占领的领土的基本特点、人口组成、体制结构和地位的措施。

在采取认真有效的努力以便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面，我们再也不能延误时机了。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也不应该在无所作为了。他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迫使以色列尊重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我们必须迫使以色列认识到，他的所有行径是以这些决议背道而驰的，并且只会导致在这一地区的长久的对峙。

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继续生活在难民营里，中东的局势就将继续是紧张和具有爆炸性的。任何对该地区这一局势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都应当首先包括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因为他是中东地区冲突的核心。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必须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作出规定。这样一项解决办法可以接受的基础就是联合国及其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

我们对秘书长在其寻求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过程中所作出的不知疲倦的努力表示祝贺，尽管在他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我们仍然促请他继续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还要对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马萨姆贝·萨雷大使表示赞许，赞许他在这项工作中的不懈和杰出的努力。

拉贾耶—霍拉萨尼先生：目前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这个问题经常以“巴勒斯坦问题”的标题出现—在过去的40年中一直没有中断。始终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些天才的、卓有见识的人士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几千人，其中仅仅包括了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和职业外交家。更多的人就这一问题正在进行研究、探索并撰写有关的资料。为了使世界上没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能够了解巴勒斯坦的这一不幸事件，在过去的40年中使用了几千吨的纸张，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怀有这样的希望：如果让更多的上百万人能够了解这一问题，那么距实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目标就会更近一些。结果，许多使用所有当代现存语言的人们就充分的了解了巴勒斯坦的局势。

每年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投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但是令人感到悲痛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今天仍然象以往一样无家可归，巴勒斯坦的领土仍然象以前那样处于寡廉鲜耻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家的占领之下；然而那些职业外交家和政治家、有识之士、卓有见识的人和社会名流每年仍然在重述和思索着同样的内容，整个进程就这样年复一年巡还往复，决议并没有付诸实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口头援助除了使他们成为绥靖主义牺牲品以外别无成果。如果这些决议有任何效用的话，那么巴勒斯坦人民的旗帜理应高高升起，纳米比亚的土地也应当得到解放，遭受苦难的南非黑人大多数也理应从种族隔离政权血腥魔爪中解放出来，并理应摆脱长期以来全球性的不可一势的骄横势力。

多年来，人们一再毫无成效和毫无结果地声明和干预，通过无数决议和修正案等等，这些本来应该促使沉睡的国际良知觉醒，认识到为什么每年巴勒斯坦问题都被埋葬于成千上万的同情声明，胜利决议和支持文件之下。为什么在历届大会上，巴勒斯坦问题总是远离解决的目标，尽管人们表示了各种支持和通过各种同情决议？

巴勒斯坦问题是在联合国的指导下产生的，虽然它不完全是联合国制造的。巴勒斯坦问题是否能由联合国来解决呢？难道把巴勒斯坦定成殖民地并交给 和不受欢迎的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的那些罪犯不正是联合国的早期缔造者吗？难道不同样是那个用心险恶的国家向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提供军事和政治援助，以便驱赶巴勒斯坦的穆斯林民族并把他们送往各地的难民营吗？难道不同样是这些道貌岸然的罪犯制造一种现象，从而为他们非法的犹太复国基地伪造一张身份证，并完全人为和非法的把它变为一个国家吗？几十年来遭受苦难和牺牲的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一致在向罪犯的法庭提出申辩，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可以说，联合国的历史并不比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长多少，由于在联合国内一致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联合国实际上参加了制造巴勒斯坦问题的过程，并正式批准了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因此联合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牺牲负有部分责任。因此，期望这一国际组织违反自己的存在基础，并把所谓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归还给他们，是单纯和过于乐观的幻想。这一权利是不可能在这里得到恢复的。如果要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人们也一定会谋求解决办法，就必须在联合国以外作出努力。确实，今天在大会中各种势力的组成至少从数量上来说和四十年前大不一样，但同样的事实是，这些所谓不同的势力中有许多与问题毫不相干，或者完全或部分的受到全球霸权势力的影响。

控制势力的质量在这里或多或少处于某种军事状态，根据这一罪恶的军事，如果整个国际社会投票赞成给予殖民地领土独立，决定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它是大会

作出的；如果这样一个决定带有强制性的话，那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作出这一决定，它不是大会。

因此，联合国不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恰当场所，它无法解决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巴勒斯坦问题。而且，联合国的语言和风格给巴勒斯坦问题作出错误的定义，以便使这一国际组织看上去真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恰当场所。悲剧极其严重，以致这一帝国主义的走狗早就被带入本大会，并和代表真正人类社会的其他国家坐在一起，而巴勒斯坦却一直被挡在栅栏之外，只享有观察员的地位，而我们所有人一直如此无动于衷，好象这些年来一切都是对的，我们还刚刚庆祝了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真是极大的耻辱！对于肆无忌惮必须有所限制。

占领巴勒斯坦问题从根本上说被人们错误的设想、错误的定义、错误的理解、因此错误的陈述。它不是一个带有实属政治性的国际问题，它不能被划为所谓国际问题的任何类别之中。巴勒斯坦不仅仅是一块土地；它不是一块没有任何或少量文化或历史背景的精神国家；它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它是巴勒斯坦——伊斯兰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卫伊斯兰领土是每一个穆斯林的崇高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是我们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它是我们先知圣石的讲坛，它里面有座圣堂，《古兰经》就此讲到：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

“它在一夜之间，

“使它的仆人，

“从近寺行到远寺”——

目前它在被占领土上——

“……以便我昭示它我的一部分迹象：

“真主却是全聪的，却是全明的。”（《古兰经》：第十七章，1）

巴勒斯坦是伊斯兰领土，伊斯兰的财产，伊斯兰的遗产，伊斯兰的尊严，伊斯

兰的实体，甚至伊斯兰的现实。只有那些愚蠢的人们才会企图使巴勒斯坦世俗化，企图使它民族化、非伊斯兰化，并进而使它犹太化，然后他们才会想象把它变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基地。只有那些受蒙蔽的和忠实的帝国主义仆从走狗才会承认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巴勒斯坦和在联合国内获得合法席位的任何会员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其中座落着耶路撒冷大清真寺，巴勒斯坦自然成为超国家的伊斯兰圣地。

不论是从历史上、地理上、文化、精神方面他都比这个庄严的大会和联合国本身要好得多。世界上的穆斯林只有在确保巴勒斯坦的宪章——及伊斯拉的苏拉——战胜了《联合国宪章》之后，他们才能够舒服的睡觉。这一神圣的诺言是：

“是他派遣具有领导和宗教真主的先知来以便战胜所有的宗教和传统——“包括联合国的宗教和传统”——“尽管这些崇拜者多么不愿意。”

我的穆斯林兄弟和代表们，必须永远正确的看待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巴勒斯坦被占领的问题必须要与巴勒斯坦的有关的文化、精神、伊斯兰传统一道考虑、因为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种质量上的相似，在每一个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将犹太复国主义赶出巴勒斯坦的圣地也不例外。此外，这种涤罪是一种精神行为、必须根据古兰经的标准来进行的崇拜行为，而不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准则进行。当然了，如果国际社会愿意这样做，国际机构就可以通过迫使阿什肯纳齐犹太人根据谅解精神和平地返回他们在伦敦、巴黎、甚至是布鲁克林的家而解放我们的巴勒斯坦。这是解决犹太复国主义的根据地的问题的一个持久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国际机构、如果你们这些代表不把他们送走的话，我们将根据宗教的要求和伊斯兰准则按照我们的办法这样做。

我现在愿引用与将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从巴勒斯坦驱赶出去的义务有关的伊斯兰准则。

我现在引用苏拉和安法尔的两段引文。这是我作事情的办法。我将它们翻译如下：

“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遇见一伙敌军时，你们应当坚定，应当多多纪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

请为你们自己找出今天我们整个穆斯林国家坚定的反对的敌人的力量。

当我们发动反对敌军“阿拉—乌—阿克巴”时，我们都要默念阿拉的名字。这段引文说道“服从真主及其使者”。这意味着必须根据阿拉的书、根据《古兰经》根据先知的传统进行解放巴勒斯坦的事业。先知说道“服从真主及其使者。”这意味着根据圣书、根据神圣的预见的传统指导自己的行为；经文说道：

“你们应当服从真主及其使者，你们不要纷争；否则，你们必定胆怯，你们的实力必定消失；你们应当坚忍，真主却是同坚忍者同在的。”

这就是解放巴勒斯坦的模型。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正确的决议。

我愿意提到另一个古兰经的准则。这一段是非常相近的。它完美的解释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经文表达了巴勒斯坦的局势。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经文写道：应当对那些由于受到错误对待而进行战斗的人给予支持，阿拉能够给他们带来胜利。那些被赶出家园——巴勒斯坦人——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们说过‘我们的主是阿拉’，如果不是由于阿拉通过其他的方法——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通过巴勒斯坦人和其他穆斯林人来斥责某些人的话——那么，经常提到阿拉名字的修道院、教堂和祈祷室就一定会被破坏了。

的确，阿拉帮助帮助别人的人。所以，阿拉是最强大的真主。你们都知道在被占领土上的圣殿的情况。他正象神圣的决议这里所宣布的那样。是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干涉、破坏和其他一切不必要的卷入正在盗窃我们的圣殿。

这个问题必须以比过去较为严肃的态度予以处理。《古兰经》说：

“你们当为主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

在另一句话中，他说：

“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同样的方法报复谁。”

这意味着，当他们在沙卜拉和沙迪拉进攻你们的时候，不要依赖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而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准备反攻。就是这种意思。当场进攻他们，让他们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去。不要放弃，不要惧怕死亡和报复。我刚才所背诵的语录就是我们报复的任务。因此，在这一方面没有必要制订一项文件，我们已经有了文件。关于它的执行或修改，我们遵守宗教领袖的法令。这就是宗教领袖的职务。因此，我们等待了两年，承受了所有对我们平民的进攻，只有在宗教当局给予我们制裁的权力之后，我们才在有限的，严格限制的、事先公布的时间和场所进行报复。我们，我们全体很快就要对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进行报复。

以另一准则，另一项古兰经的准则，我们受命要调动我们所有的资源，反对敌人，以便净化我们可爱的巴勒斯坦。有关的语录如下：

“你们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籍此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以及他们以外的别的敌人，你们不认识那些敌人和你们的敌人”——这意味着除他们以外，还有我们甚至于不知道的其他敌人。“真主却认识他们。凡你们为主道而花费的，无论是什么，都将得到完全的报酬，你们不会吃亏。”

这场全面动员包括了属于伊斯兰社会的一切资源，无论是人力、经济资源、工业、不动产、现金、市场、消费力、石油、体力劳动，还是伊斯兰国家此时此刻所能掌握的一切其他资源。

然而，这种全面动员的前题是建立一个伊斯兰联合阵线。穆斯林的教徒们需要恢复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就象在上帝的仁慈之下，他在伊斯兰教早期所享有的那样，

而恢复这种兄弟般的团结并不是非常困难的。在《古兰经》和传统寓言之中，为实现这那一个兄弟般的团结阵线的思想意识基础是压倒一切的。

必须指出一条证据。一条特别有关目前穆斯林·奥马尔局势的证据，即苏拉赫·伊姆兰第98至103段，它透露了有关圣穆罕默德时代所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苏尤蒂报导了这一历史性事件，他引用了一个名叫赛义德·伊卜恩·阿斯兰的人所说的话，一个名叫斯纳什·卡伊斯的犹太人，和另一个年青的犹太人当时正经过一群属于著名的奥斯和哈兹拉杰部落。这两个部落在伊斯兰教之前曾经是相当仇视的敌人，但自从加入伊斯兰教以后，他们发展了密切的友好关系。碰巧的是，这两个犹太人是伊斯兰的敌人，他们看到了这两个历史上冲突的部落成了这样关系密切的朋友，而且他们还看到，这两个部落友好与感情深厚地相互对待，就象他们一贯是同胞骨肉一样。沙什对伊斯兰教在这两个部落之间所建立的善意和兄弟般的关系感到十分不满。他决定，他的朋友应当接近一个部落的成员，而他自己则接近另一部落的成员，以便挑起两个部落相互敌视，提醒他们想起各自过去的光荣史，以及战败另一部落的胜利。

这项阴谋完全生效了，一场争端，一场类似于今日更多地出现在西方和美国的报纸杂志刊物上的苏尼—什阿协议的争端开始在两个部落之间进行，并且逐步使它们开始准备一场全面的战争。穆罕默德了解到这个潜在的冲突，他干预并解决了这场冲突，劝告双方不要做有利于伊斯兰敌人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下面的语录发表了。

“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顺从曾受天经的一部分人，那末，他们将使你们在信道之后变成不信道的人。”

我省略了一些经文，但是我还要引述另一段经文如下：

“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

这就是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命运：他们很快就要象兄弟一样团结一致。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沙什先生的情况。今天的沙什·伊本奎亚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新闻媒介，对穆斯林中的希亚桑尼和其他分歧作评论和推测人。他们对这些分歧是非常重视的。今天沙什伊本奎亚斯已经成了体制化，并在穆斯林中挑拨离间，旨在防止实现联合的伊斯兰阵线。但是，诸位代表完全可以相信，穆斯林很快就要团结一致，并面对将巴勒斯坦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葬礼中解放出来的挑战。

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将看到同一种穆斯林人，来自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其他地区的各国人民，以及来自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以往没有提到的这些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一道，当然还与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兄弟们一道，将朝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前进。

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明白，回到伊斯兰是我们取得真正独立的唯一途径。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在巴勒斯坦进行祈祷。正是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冲突之中，所有的穆斯林土地，包括戈兰高地、加沙地带、西岸和其他土地将能得到解放，我向大会保证，这些土地都将得到解放。

所以，联合国大会要么是接纳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成员国，并将我们巴勒斯坦的兄弟拒之门外，而只是给予观察员的身份，要么大会就应该将这非法的席位换成合法的席位。如果大会要诉诸理智和正义，这巴勒斯坦所出现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早期冲突就可能得到繁殖，和平就有可能出现。不过如果它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很快在被占的领土上迎接敌人，这是我们的计划，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

我愿简单地谈一下联合国对于已经被误认为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的老问题的态度。从原则上说，我们当然谴责美国和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

义者之间的“战略联盟”，美国行政当局也许会知道这不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它是回犹之间的冲突。今天，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对待他们之间的决定性冲突。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已选择支持背信一方，并坚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异教徒。由于这一不明确的政策，美国的无辜人民已经在生命、财产和安全上负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也在国际上受到了耻辱，所有这些都是完全不必要的。

25年前的美国公民不论他们的立场和社会地位如何，都能够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穆斯林世界的所有地区安全行动。但是，今天，任何美国人，不论他们的立场和社会地位如何，在北非、中东和任何其他穆斯林或部分穆斯林的国家里都无法感到安全。在许多非穆斯林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里，情况也一定是这样。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里，美国官员和旅游者无需任何的保护，今天，美国需要一支比25年前的正规军的装备还要好得多的部队来保护他们的公民和财产，尽管有这支部队的保护，仍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未能够得到这种保护。这是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已经决定离开整个穆斯林世界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以顽固地支持我们的敌人以色列。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操纵美国的政策、选举和公共舆论中是诡计多端的。他们亦使美国相信，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总是一致的。同时，尽管它从美国得到了所有不正当的支持，它却要对自己的支持者进行间谍活动，但是，众所周知，美国的媒介正努力掩盖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基地所作的道歉的丑闻，以便控制美国公众中的以色列情绪的最终升级。我不知道美国的媒介将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最终将重新考虑它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基地的立场，这个犯下恐怖和罪行的基地是否真正值得美国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我希望美国人民将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告诉那些可能是穆斯林，有许多不是穆斯林的国家，他们在美国的压力下或者在他们所提出的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常常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巴勒斯坦的情况袖手旁观，有些时候他们为了面子也在口头上说了些好话，但这是不够的，他们应该记住，如果他们继续对这种帝国主义者霸权行径保持沉默，最终他们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不承认朋友的，它只有受害者。那么，请你们要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并与巴勒斯坦团结一致，否则，你们自己迟早也会感到孤立。

我现在想要结束这篇发言，我还愿要求所有的代表，每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要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每当你在巴勒斯坦、非洲、纳米比亚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径，你就应该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南非的帮凶。它是你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敌人。它是整个被压迫人民的敌人，它是帝国主义者在中东占领我们巴勒斯坦的基地。

威杰瓦德纳先生（斯里兰卡）：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托恩比就巴勒斯坦问题曾这样说过：

“中东将继续存在冲突，直到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

自从大会上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以来，中东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了托恩比所说的话。中东地区没有和平可言，许多争端都导致了武装冲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和平与稳定的关键问题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就没有希望取得该地区的公正、持久的和平。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阁下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一封信中说：

“我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而且坚决支持我们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不同的看法，即除非这些条件能够满足，否则就不可能在中东建立公正、稳定和持久的和平。”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冲突，其影响将远远超过该地区的界线，从而危及到国际和平和安全。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有两个基本的先决条件：一是根据不承认以武力占领的领土这一原则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撤出；二是承认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样的权利包括人民返回家园的权利，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自决权以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在这个以及其他论坛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些基本条件曾经重复多次，成为不结盟运动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英联邦国家以及阿拉伯联盟本组织的宣言的一个部分。阿拉伯国家在摩洛哥的非斯举行的第十二次首脑会议上，以及最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上都清楚地提出了这些条件。如果要使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国，能够在和平和安全中生存，就必须满足这些条件。

在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在整个中东局势这一更广泛的问题中考虑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即巴勒斯坦人民现在所出的状况。作为一个

民族，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比中东的任何其他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苦更深。他们生来就有的拥有自己家园的权利被剥夺了，流落到世界各地。许多人被迫生活在难民营中。有些努力完全出于政治目的，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仅仅是一个难民问题。这是一种蓄谋的企图——这种企图最终将是徒劳无益的——以剥夺他们作为一个享有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的人民的特性和基本的统一性。

斯里兰卡作为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特别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员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向大会提交了报告，提供了关于巴勒斯坦人地位的具体情况。我们感谢该委员会不断作出努力以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赞赏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员和各位成员所做的工作。

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非法建立定居点，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使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变得更为困难。现在正在占领领土上进行的旨在实现政治、宗教、文化和人口组成变化的企图都是非法的。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特别是关于在战争期间保护平民的第四号公约以及一九七七年公约的议定书1和2是可以运用于被占领领土的。

巴勒斯坦人民为收复领土并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对斯里兰卡来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仍然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没有巴解组织的参与，没有任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更不要说是公正的。斯里兰卡给予巴解组织以正式的外交地位，巴解组织在任何争取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从而在中东地区实现稳定的会议和平进程中应当作为一个正式、平等的伙伴来出席。斯里兰卡支持联合国为通过谈判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以色列撤出占领领土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提出的任何倡议。

最后，让我回顾一下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到：

“巴勒斯坦的和平是不能靠武力来实现的，只能通过谅解来实现。”

布瓦基拉先生（布隆迪）：首先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主席塞内加尔的穆萨伯·萨雷大使所做的工作的衷心的赞赏。他们做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以创造有利的条件来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国代表团支持该委员会的报告，并敦促国际社会接受该报告所提出的有关的建议。

38年来，大会一直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各种决议，多年来，国际社会提出了许多倡议以在中东恢复持久、公正的和平，但是这些倡议都没有成功。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关键就是恢复运用的巴勒斯坦人民全部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属于所有人民的，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这个权利就是拥有自己祖国的权利。

这个论坛和不结盟运动国家为实现这一最终目标提出了无数的倡议，但是每次都遭到以色列的拒绝，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对所有阿拉伯国家实行的侵略性政策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和反感。

在这方面，人类将难过地记起以色列是如何虐待在黎巴嫩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占领军是如何占领并破坏这一国家，甚至在最近，以色列是如何疯狂、肆无忌惮地到遥远的突尼斯——巴勒斯坦人民的避难处——追捕巴勒斯坦难民。

以色列态度的前提是阿拉伯国家的善意，而这种善意已经体现在事实之中，杰出的阿拉伯人士的各种倡议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次我仅举阿拉伯非斯计划为例子以供参考，该计划包含了有关的倡议，这些倡议表明了有关人士的善意，以及他们愿意同希伯来国家和平生存的愿望。

布迪姆将支持一切为了确保该地区各国人民根据《宪章》实现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倡议，这些权利将创造条件，使中东各国能够和平共处。在这方面我国坚信举行关于中东的国际会议是解决中东问题的理想框架，这一点在最近1985

年9月于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上得到重申，1983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也就这一会议提出了倡议，大会第39届联大通过的第39/49B号决议也赞成这一会议。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赞成前面所发言的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即国际社会尽力消除举行这一会议所遇到的障碍。为此，以色列的盟国特别是那些已经向以色列提供物质军事和道德援助的国家应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之有政治意愿来同冲突的各方进行谈判，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必须明确地承认达到这步的道路上充满了危险，关于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0/35），1985年3月11日秘书长载于A/40/166中的报告和该地区最近的事件表明了这一点，以色列必须承认只有通过确保有利于恢复同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恢复对话的有利条件，以色列才能够为加强其安全做出贡献。要这样做，该国就必须结束吞并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政策，结束改变这些领土的地位和结构的作法，结束其定居和加强在这些领土定居的政策，与这一切相伴随的是对人权的侵犯，如自由行动的权利，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这些作法违反了第4号日内瓦公约，以及联合国有关决议。

正如布隆迪共和国总统，让-巴蒂斯特·巴加扎上校在他的贺电中所重申的，他的贺电是由他的特使，对外关系与合作部部长尼执叶马那在1985年10月23日，在联合国庆祝成立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宣读的，：“人类历史总有一天会教训以色列，武力从来没有能够指导道德和国际法的原则。”（A/40/7V, 47 p. 81）。

以色列必须知道只有同兄弟的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同巴勒斯坦人民，他们同巴勒斯坦具有唯一同样的命运，进行和解，以色列才能够确保其安全和结束国际孤立。

以色列如能认识到这一点，将是对建立为在该地区实现全面、公正和永久的和

平创造条件所采取的重要步骤，这将导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包括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互相受益的合作的新纪元，布隆迪热切地期望这一天的到来。这将使以色列对于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而联合国一直珍视国际和平与安全，以色列的声称要归功于联合国。

塔欣德罗先生（马达加斯加）：今天我们再次在这里举行会议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在几乎过去40年的时间里，这一问题的基本事实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方面，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领土；另一方面，以色列享有一切权利所有的土地。此外，以色列不仅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而且也占领阿拉伯邻国的领土，这使得局势大大恶化。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领土就是一个例子。

显然，当事情变得如此极端化的情况下，暴力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很难估计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小组会作出什么样的绝望的行动，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国际社会对他们所遭受的不正义以及被剥夺的权利的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拖的越长不仅不能消除紧张，而只能使之恶化，最终无疑要导致造反和暴力。

在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巴勒斯坦人民再次质问国际社会为什么无视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即他们体面和安全返回其家园的权利，享有自决、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知道，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应该尊重这些权利。因此，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现在为什么仍然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最近在中东的事件使我们认为，除非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对巴勒斯坦人民作出明确的回答，安理会是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否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该地区的局势会全面恶化。

根据其传统的权利，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安理会能作什么呢？

的确，在1967年战争之后，安理会寻求制订一个解决中东冲突的全面构架。那时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强调不允许通过战争攫取领土，并且强调需要寻求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使这个地区中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安全的生活。此外，他确认实现《宪章》的原则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就需要实行以下两项原则：以色列从在最近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武装部队，所有国家结束好战，并且尊重这个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境内和平生活的权利。此外，第242(1967)号决议确认必须公正的解决难民问题。

国际社会还要在多长时间继续形容巴勒斯坦人民为“难民”？国际社会还要在多长时间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捐款——这是微不足道的捐款——以未及他的良知呢？国际社会还要在多长时间忘记或者假装忘记巴勒斯坦人民向所有其他人民一样希望获得一个国家，他们不能无止静的同意被当作难民来对待。犹太人民应该是首先了解这一点的人民。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人生来就是难民。相反，而是特殊环境迫使个人或者甚至是整个个人集团变为难民。此外，显然在我们看来，就是自然的一代一代出现的。显然，在他们作为难民的现有地位之前，他们有使他们获得家园和领土的另外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说，第242(1967)号决议只是承认了一个既成事实——这就是他从法律上和政治上承认了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我们认为第242(1967)号决议应该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出他的部队，并且恢复1967年以前的事实上的边界。当安理会要求进行停火的时候，按照惯例他要明确和同时要求交战部队撤出，并且恢复敌对状态之前的边界。第47(1948)，82(1950)和209(1965)号决议就是这样做的。然而，第242(1967)号决议支持最大限度的占领地保有原则，损害建立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侵略并不给予侵略者以任何权利。

简而言之，第242(1967)号决议支持强权其法律，破坏法律的势力。

在这方面，只要第242(1967)号决议不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作出明显的反应，这个决议就很难被认为是任何谈判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只要人们继续寻求用这个决议全面的解决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就只能是治表不治本。

但是某些人认为这项决议是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基础。因此，人们有权提问：为什么我们寻求扩大解决巴勒斯坦的计划？作为例子，我们也许会提到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作出的计划，阿拉伯首脑会议产生的计划，苏联政府1982年9月15日作出的计划，1985年2月23日约旦和巴勒斯坦协议中包括的计划，以及美国政府1982年9月1日制定的计划。

显然从以上情况来看，人们越来越对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感到不满意，安理会应该完成甚至修正第242(1967)号决议，以便在全面解决构架中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在这方面为了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行使民族自决、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安理会特别应该采取以下步骤：首先，建立一个以色列部队从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地区全部撤出的时间表，第二，为了帮助撤军进程，建立临时和平维持部队；第三，命令以色列停止继续建立定居点，并且拆除已经建立起来的定居点；第四，要求以色列尊重1949年8月12日在战争时期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条款。

此外，为执行解决这个问题的纲领，安理会应该根据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行动纲领，帮助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毫无疑问，根据大会1983年12月13日第38/58C决议，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与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所有其他方面具有同等地位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相信，这种会议能够得出一个全面的计划，使得巴勒斯坦人能够实现他们的不可剥夺合法权利，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权和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自己独

立国家的权利。

德里尔先生(吉布提):第四十届大会是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刻。这也是回顾和评价联合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各方面活动的时刻。需要认真考虑的方面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无视国际社会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的一切尝试。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是两方面的。首先,联合国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他有义务立即找出办法解决任何对和平有潜在危险的局势。第二,在联合国大会通过题为“巴勒斯坦未来政府”的第181(II)号决议时,出现了巴勒斯坦问题,这个决议是建立两个巴勒斯坦国,其中一个应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国。

不幸的是,在通过这个决议之后,只出现了扩张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由此而产生的巴勒斯坦不幸已经困扰联合国将近四十年了。

以色列已宣布成立一个国家,就开始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在该地区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在德尔亚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包括妇女和儿童进行的大屠杀是为了以恐怖的手段迫使大量的和平的人民离开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当然,让巴勒斯坦人民蒙受这样的悲剧并不是联合国之用意。联合国通过第194(III)号决议表示了自己的关切,该决议除了其他内容之外还规定:

“自愿回籍与邻里和睦相处之难民应准其早日偿愿;难民不愿回籍者其财产应由当局照价收购,又依国际法原则或公平原则,应由各负责政府或当局补偿之财产损失,亦应赔偿之。”

令人遗憾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公然蔑视这项决议以及在此之前和之后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并且采取升级的行动,破坏巴勒斯坦人民的财产,致使数百个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受到破坏,更多的人被迫流亡。

另一次大量流亡是在1967年以色列的侵略战争中发生的，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西岸、加沙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一批又一批的巴勒斯坦难民加入了贫困的难民营行列。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不用详谈，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在占领区进行的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所有政策和所做所为都是为了消除巴勒斯坦的民族和文化理想。甚至那些流亡在外的人也成为被消灭的目标，比如在1982年对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住处的黎巴嫩进行的无端的侵略，以及最近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突尼斯的办事处的袭击。

40年来，以色列一直试图残忍地摧毁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但是，这种抵抗力量从来没有退却过，甚至在占领区里日益强大。

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是联合国的主要职责，因此联合国应该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由于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中东造成了暴力的循环，这就对该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了潜在的威胁。目前，整个世界问题重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理所当然，应该先解决那些能够具体解决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作为中东冲突根源的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民族独立、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权利。

今天，人们普遍希望能够努力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寻找公正和持久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982年9月在非斯举行的第12次首脑会议上一次通过的阿拉伯和平计划表明了这种愿望，1985年10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又重申了这种愿望。此外还有关于举行一次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的日内瓦宣言以及大会第38/58C号决议。

早些时候我们已经表明，巴勒斯坦问题是国际社会的职责，公正和持久解决问题的最适当的步骤就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一次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能平等参加的会际会议。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

议，和平进程必须全面和完整地而且将保证以色列军队全部无条件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的领土。

最后，我要表明我们赞赏和感谢马萨姆巴·萨雷大使以及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成员作出的不懈和无私的努力、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以及在这一方面向我们提供的宝贵的报告。

巴森恩德瓦恩赫先生（也门）：同往年一样，我们在这里再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其他那个问题象巴勒斯坦问题这样作为联合国的这么长时间的伙伴。将近40年来，巴勒斯坦问题每年都是大会的议程项目，一届会议又一届会议，一年又一年，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明白，这个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是不是因为联合国由于自己的忠诚不愿意脱离这个作为终身伙伴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是因为这就是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如果说这是一个命运的问题，那么能够使我们感到宽慰的是，每一种命运都能自然发展，而且迟早必定能够体现出各国人民的意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

如果联合国能够对自己的巨大成就以及有识之士谁也不能够否认的许多积极方面感到自豪，那么，联合国也有责任感到羞愧，而不仅仅是不安，因为自1947年以来，38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联合国仍然不能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联合国把自己通过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公正和持久的决议引以为豪，但是，尽管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了，年复一年地对这些决议加以重申，但这许许多多的公正的决议仍然得不到执行，仍然是一纸空文。这就是联合国无能为力和失败的证据，联合国并没有证明自己的效率和成功。

尽管其是非还没有得到明晰，尽管其长期的历史以及这个问题的持续存在违反了人类的良知，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联合国在其历史上的最突出的失败之一，这样说对联合国并没有什么不公正。

如果说总是有一个侵略者和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在目前这个问题上，侵略者能够是巴勒斯坦人民吗？不，一千个不。正如联合国在所有决议中强调的那样，侵略者是以色列，只能是以色列。以色列篡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通过武力和各种压迫、恐怖主义的手段把野蛮统治强加给巴勒斯坦人民，将几十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使他们有些生活在难民营中，有些在迪亚斯堡拉受苦。由于他们过着流放的生活，同时害怕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的压迫，他们既受尽寄人篱下的苦难，又渴望回到他们离开的家园。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没收了他们的家园，夺走了他们的财产，把几千人投入监狱，将许多农田和村庄变为一个大监狱。

谁应该对阻挠执行联合国决议、挫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负责？谁也不会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答案：是以色列，只能是以色列。以色列拒绝把土地还给它的主人，恢复它们的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有没有抢走以色列统治者的土地、或抢走以色列的任何权利？以色列有没有抢走巴勒斯坦人的整个家园、现在又拒绝把一部分还给他们？不错，它正在拒绝把1967年6月侵略所占领的土地还给巴勒斯坦人，剥夺了他们独立的民主国家，使他们失去了家园和特征。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上将留下一个污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伟大战争以及他们在被占家园、或在迪亚斯堡拉和难民营中遭受的可怕的苦难。只要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殖民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残余，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被剥夺了自决权，那么国际社会就将经历一场良心危机，这是毫不奇怪的。

我借这个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要求美国重新考虑它的立场，停止和以色列的完全结盟。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应该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即使是不站在正义的一边，也应该至少保持中立，因为人所尽知，如果美国不支持以色列，不从政治和物质上支持它挫败国际社会迫使以色列改变狂妄的态度、停止侵略政策、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努力，那么以色列根本不可能顽

固地无视联合国的决议，蔑视国际社会。

也许以色列还妄想通过提出虚假和象征性的解决，获得一小撮亲手挑选的巴勒斯坦人的帮助，以此来遏制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同时又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接受在联合国主持下、在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参加下召开一次国际大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色列是在白日做梦。

如果以色列真的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包括自决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么它为什么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呢？巴勒斯坦人民只不过是和其他人民一样，在自己的土地上过和平生活，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这难道是侵略、是对安全的威胁吗？联合国应该加紧努力，根据大会第38/58号决议召开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以解决这一问题。这次大会应该在卷入中东争端的所有各方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其关键是巴勒斯坦问题，包括巴解组织。

以色列依靠武力的企图只会最终导致可耻的失败。如果它自以为能够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削弱他们持续不断的斗争，拒绝接受他们的合法事业和权利，那么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武力也许会带来一时的胜利，但却不可能永远占上风，而正义却将很快压倒一切武力，尽管坚持正义的人暂时处于弱小的地位。

福乌姆先生（坦桑尼亚）：尽管联合国已经处理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冲突局势，但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一个使人深感愤怒、沮丧和不安的问题。这一问题刚出现的时候联合国就采取了行动。这个问题明确表明，绥靖只能导致侵略和扩张主义的继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中，一个人民和处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治下的黑人一样遭到压制，被剥夺了人的尊严，被迫成为自己国土上的难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这一问题仍然是中东更广泛的问题和该地区不稳定的症结。因此，出于这一性质，巴勒斯坦问题成了事关人类自由、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直接和极其关心的问题。

37年来，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国际社会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寻求公正而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和其它有关的机构通过了无数项决议，呼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以此解决中东的更加广泛的问题。但这些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努力却没有成功，而且还失败了。这只能反映出以色列的顽固态度。

自从建国以来，以色列就一直在蓄意和有系统地违反1947年第181(II)号决议中商定的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条件和要求。这些政策大大地影响了局势，导致以色列于1967年向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在发动了战争、占领了更多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土地之后，以色列又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措施，企图改变这些领土内的人口组成和地理特性。

这些以色列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其中大部分人被迫流亡在国外，成为散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和他们自己土地上的难民。事件的历史性发展因而只是显示了不断增强的侵略性和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尽管以色列坚持侵略和不妥协的态度，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不遗余力地谋求一项公正和永久的解决方法。大会在1974年通过第3236(XXIX)号决议是这些努力中的一个里程碑。大会根据这项决议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民主独立权以及返回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以色列对这一积极的步骤做出的反映是，变本加利地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破坏巴勒斯坦平民的财产，以及加紧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运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然而，大会于1975年通过了第3375(XXX)号决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地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为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自那时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占反映了整个局势的进一步迅速地恶化。然而，这一侵犯所突出表明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为自身解放坚持进行合法斗争的决心。

我国代表团和国际社会一样对由继续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加紧努力解决

这一问题的需要而造成的中东危险局势感到忧虑。

我们在加入联合国时承担的责任要求我们尊重《宪章》的原则，促进自由事业，并对和平与安全气氛做出贡献。以色列在该地区和巴勒斯坦的所做所为与所有这些崇高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在驱逐和其它镇压性措施下，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至1982年底，有计划地流入的定居者达14万人，并计划在本世纪末达到150万人的指标。并吞耶路撒冷以及继续占领戈兰高地和其它阿拉伯领土显然是任何解决的直接障碍。清楚的是，这些不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的行为或目标。事实上，它们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特征。巴勒斯坦人民由于联合国采取的一项行动而失去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因此，争取纠正这一重大错误仍然是联合国的基本责任。大会绝不能允许任何反对意见而背离正确的航向。

我国代表团认为，两年前在日内瓦召开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是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的宝贵的贡献。那次会议提高了公众对巴勒斯坦人民痛苦的认识，并纠正了有关他们公正事业的错误概念。

过去，许多方面为寻求一项解决方法做了各种努力。然而，错误的概念或随心所欲的偏见和歧视以及不愿意接受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经历的现实破坏了这些努力。

我国代表团一直坚持认为，实现该问题的永久解决必须应用一些基本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以色列从被占阿拉伯领土撤走；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建立他们自己家园的权利。然而，因为这个问题含有一些涉及到更广泛问题的方面，所以我国代表团支持在摩洛哥的非斯举行的第12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并得到日内瓦会议赞同的关于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主要要求：第一，强烈反对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实行的政策和做法、特别是建立定居点；第二，根据不允许用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停止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第三，宣布占领国通过的改变或企图改变耶路撒冷城的特征

和地位的所有立法和行政措施为无效；第四，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有权与其它有关各方平等地参加实现该地区和平的一切努力；第五，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包括建设一个独立家园的权利；最后，承认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独立生存的权利。

除非实现这些目标，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更不要说永久地解决涉及到人的自由和尊严和国家安全以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因此，大会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我们认为，所有国家有责任采取坚决的行动，并抵制任何巴勒斯坦问题可以一笔抹掉的痴心妄想。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必须向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和执委会成员法鲁克卡杜米先生表示真诚地感谢，他清楚地、有分寸地向本届联大提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他的发言再次显示了一个不仅决心夺回其人民被篡夺的权利，而且决心为寻求对维护自由、和平和安全必不可少的解决方法做出贡献的组织的政治家风度和责任感。

辛格莱尔先生（圭亚那）：除了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中心之外，大会议程上的任何其它问题都没有这样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和歪曲。在这方面，我不是指一个新的现象。在我们的年代中，某些表现可能是新的，但这一现象本身不是新的。

首先，巴勒斯坦人属于的地理区域在整个历史中以古老和激烈竞争的文化和利益的领域而著称。此外，这个地区还生产几乎西方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所有石油。因此，得到这些资源的机会、控制离开这一地区的交通道路是这一地区以外的某些国家长期的考虑。设想中的这一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导致了关于它的详尽的防务理论，为此当然包括大量集中尖端武器。不可避免地强加了东西方对抗的推动力。有一些更明显的表面现象，它们在过去一直在阻碍这一问题真正的核心和实质：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及他们尽快回到家园的需要。

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还有一些对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问题流行的态度，阻碍问题的解决。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描述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行动的结果时，谈到了他称为拒绝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

赛义德得出结论说：“因此，巴勒斯坦问题是承认和否认之间的竞争”。

当然，报着对巴勒斯坦人的这种态度，有人试图重新给巴勒斯坦问题下定义，对这个问题的根本性予以重新描述，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给巴勒斯坦人民有代表性的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贴了一个商标，并形成了一套思想方法。巴解组织第一个答复了秘书长，表明它支持召开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巴解继续表明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积极和不动摇的信念。巴解组织积极和建设性地参加了巴勒斯坦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它得到了绝大多数国际社会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代表的尊重和支持。然而，关于巴解的思想方式依然存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被包括在其它方面之中。

除了这些思想上的障碍之外，当然还有以色列以及它对联合国的顽固态度，这一顽固态度得到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支持。有时候很难清楚地分辨出以色列是这些外部力量的工具，还是反过来。但不管怎样，以色列的顽固态度是这一等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之和就导致自豪的巴勒斯坦人民继续受到驱逐，一个民族没有国家，生活在难民营中蒙受凌辱。

巴勒斯坦人民为建立独立国家所进行的斗争是全世界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在中东、在南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也在展开这场斗争。理解并永远记住巴勒斯坦斗争的真正方面和影响，对我们是有益的。

圭亚那赞同并重申支持斗争中的巴勒斯坦人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被驱逐的民族的家园的问题。我们看到，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些原则，这在许多国家、包括圭亚那的民族政策中都是重要的。其中是各国人民自决和独立

的权利。同样重要的是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以武力解决争端和不以武力获得领土的原则。在巴勒斯坦人民问题上，所有这些原则都受到践踏。广泛地违反这些原则造成的形势给全球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更大的危险。

中东持久和平的前景一直围绕着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联合国自1967年以来就规定同犹太国一道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联合国当然没有想到，犹太国的建立会产生永久地驱逐巴勒斯坦人民、或篡夺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后果。

巴勒斯坦人民不会就此消失，巴勒斯坦问题也不会作为国际关切的问题而持续。特别政治委员会刚刚结束了对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损害居民人权的做法以及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的报告。在审议这两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再次获悉胁迫巴勒斯坦人接受占领并消除被占领土上所有巴勒斯坦特征的企图，他们凭借着巴勒斯坦民族特征的力量，面对着这些图谋不弯腰。实际上，驱逐和侮辱、占领和压迫只加强了巴勒斯坦人民推动他们在自己独立的国土上作为有尊严的公民生活权利斗争的决心。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巴勒斯坦人民斗争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和宝贵地支持作用。那个委员会已经阐述了要实现它为之成立的目标的一个行动纲领。我国代表团赞扬那个委员会在塞内加尔萨勒大使的杰出和赋有献身精神的领导下所做的重要工作，委员会对此当之无愧。

不能再允许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僵局继续下去了，必须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消除由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态度所造成的瘫痪状况。这种态度使国际社会失去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宝贵机会。例如，有人以种种障碍来反对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色列、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它有关方面参加的这个论坛，将为打破关于中东和平努力现在的僵局，以及全面讨论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这一计划是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象中东这样具有爆炸性地区的分歧。我们对有人阻碍执行这样一个建设性建议感到遗憾。

不管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叫作什么，等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也不会有其他选择来称谓这一组织。在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同一个组织打交道；谈论巴解组织就是谈论整个人民的意愿和决心。巴解组织标志着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民族愿望；中东通往和平的道路就是要实现这些愿望，并同巴勒斯坦人民所选择的代表站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如果一方要为对方来决定谁是代表的话，这双方之间的对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是武力也不能使巴勒斯坦人放弃他们在自己独立领土上建立国家的决心。

显然通过军事力量镇压象巴勒斯坦民族这样的民族情感的成效是有限的，在这方面，黎巴嫩的例子是令人发醒的。象最近在突尼斯所发生事件这样的反对英雄人的行为是不会挫败巴勒斯坦人的决心的。

事实上，以色列通过使用其优势力量来将其意愿强加给中东，反而为它自己及其该地区制造了更大的不安全。中东的地区的安全如同任何地区的安全一样必须是相互的。以色列的安全不能建筑于其邻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一安全也不能建筑于永久地使整个人民流离失所的基础之上，更不能建之于从邻国那里非法掠夺的领土之上。被占领土是不公正的标志；它使得巴勒斯坦人及其被占领国其他人民的民族情感感到烦恼。这种领土占有就确保了该地区的不稳定。但比这种占有更为恶劣的是以色列的定居政策，这种政策进一步恶化和维持着原始的不公正。

以色列必须从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土，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撤出。圭亚那不能接受通过非法使用武力而获得的好处是不能谈判的或领土扩张是国际上可允许的说法。在中东，时间显然不在我们的方面。我国代表团诚恳地希望，这将促进重新认识到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我们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或他们需要恢复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这场辩论也是关于联合国使其决定得到尊重和执行的力量和能力；这也是关系到各国是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国际关系行为

准则中执行《联合国宪章》。这是关于和平的；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以便使中东地区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其中包括以色列能够在相互承认的边界范围内共存，以使巴勒斯坦人至少能够将他们的能力和智慧用于他们独立家园的幸福和繁荣。

主席：根据1950年11月1日大会第五次会议的第477号决议，我下面请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员发言。

法拉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我愿首先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向皮内斯先生当选为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和他所获得的世界范围内的信任表示祝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共同工作的多年里，我承认并钦佩他的杰出才能，以及他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冷静外交和客观立场，并承认和赞赏他为促进国际关系和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原则所作出的努力。这些价值也是他的伟大国家西班牙所具有的。我们阿拉伯人同西班牙也有着友谊和共同继承财产的连带。

西班牙人民和阿拉伯民族之间有着七个多世纪的共同历史，在这期间，它们各自的文明相互交织，并从同一文化与共同继承财产中获取营养。这一点在今天反映在一些西班牙大学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学和历史，并反映在许多西班牙图书馆里保护着阿拉伯文化的财宝。这一共同继承财产同样反映在安达鲁西亚和北非伟大的纪念碑中，象宫殿、清真寺和花园等，这一文明的产物曾经使得安达鲁西亚成为完全可以同昌盛时的雅典和亚历山大相比美的文化中心。这一文明的天才是由许多杰出人物所代表的，其中包括在医学方面很有成就的扎尔，在文学、地理和历史方面成绩卓越的马加利和卡哈第波；还有许多在天文学、化学、代数和哲学领域内的先驱们，比如象哈兹姆、阿拉比、图范尔和鲁施德等。

西班牙的代表当选这一崇高职务证明了西班牙对本国际组织的尊重，联合国仍然是国家后代希望的场所。

我还愿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特别委员会主席

萨雷大使表示赞赏和感谢，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智慧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给予了英明的指导。

我们已经快结束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了，尽管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它只获得了大会三天的时间。但是，此次辩论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

巴勒斯坦问题面临着如此之多的危险，讨论这一问题而没有痛苦和惊讶的感觉。此问题在联合国内讨论已经近40年了，即自从联合国一成立就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新闻媒介已经使得我们如此适应这些事件，使用武力、暴力和犯罪通过一再反复实行似乎已成为国际行为中的自然方式。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人们对国际社会基础承诺的严肃性和对本国际组织崇高理想承诺的严肃性。

大会不只一次地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外推行的侵略与恐怖主义政策，大会的决议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巴勒斯坦人民不仅继续在巴勒斯坦之外流离失所，生活在贫穷之中，同时在巴勒斯坦内，他们还遭到以色列的镇压、专横的逮捕、流放和恐怖主义行径。当然，以色列厚颜无耻地傲慢态度及其对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政策由于其从外界得到了无限的支持而更受鼓舞。

尽管联合国面对着在安全理事会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所施加的加力，尽管有人企图削弱巴勒斯坦人民，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继续坚持国际法，联合国的原则和道义价值准则。我们年复一年地来到联合国，提醒联合国注意这一合法性和这些原则。正是在此基础上，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过了一个和平计划，阿拉伯国家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求这一计划，以便最终找到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法，在我们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与安全。没有这一和平，我们地区就不可能享受安全。

1982年在非斯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原则再次得到了今年在

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的阿拉伯首脑特别会议的确认，这些决议和原则证明了阿拉伯人的目标，这些目标促使它们要求在联合国构架内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与会国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常任理事国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他有关各方。除此之外，各阿拉伯国家还在作出单独或双边的努力，以便以能够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人民权利的方式实现和平和结束这场危机。

但是，阿拉伯提出的这一大胆的非斯和平计划——如果等待时间过长，则这一计划有可能夭折——所得到的答复又是什么呢？这一答复就是最近以色列的飞机飞了几千英里，到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去摧毁和平的家园，埋葬当地的居民——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就是以色列对在该地区的所有和平努力作出的答复——这一答复充满歇斯底里的行径。以色列四处出击，在巴勒斯坦内外使用武力，甚至那些曾经抱有疑问的人现在也开始认识到，以色列不仅拒绝接受和平，同时还准备破坏和平的进程。

以色列对突尼斯采取了野蛮的侵略行径，轰炸突尼斯平民的家园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在此之后，令人遗憾的事件发生了，这次事件导致意大利的游船阿基利·劳罗号的一位乘客，一名美国公民死亡。阿列克斯·奥德赫被谋杀仅仅是因为他要履行自己反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指控的权利。他要在所谓自由的土地上回答这些指控，但却由于这样做而被谋杀。当时，我们并没有听见美国人表示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主义行径；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介继续鼓励反阿拉伯的情绪，直到美国公众舆论开始认为对阿拉伯人的进攻几乎是可以接受和完全有理的。

使在以色列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对阿拉伯居民采取的种族主义做法制度化的企图现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迈尔·卡汉恩最近向以色列议会提交了两个法案，其中一个将不允许非犹太人在以色列获得公民权利，另一个禁止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结合。以色列议会主席拒绝接受这些法案，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这

一局势的本质，特别是由于这一作法仍然在进行之中。卡汉恩要求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迫使议会领导接受这两个种族主义的法律。但是，尽管以色列最高法院拒绝了卡汉恩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将会停止其活动。这只是第一次尝试，其他类似的做法肯定会接踵而来。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思维方式是否表明了构成在历史上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主要理由的同样的种族主义想法呢？以色列的领导人现在难道不应当坚持《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人类权利、人类平等和人类博爱的精神吗？

正是这种病态的心理促使许多以色列人犯下了各种罪行，凭着自己的冲动去消除所有非犹太教徒的影响，破坏它们的清真寺或教堂，压制它们的遗产，准备最终将它们驱逐，从而建立一个只有犹太人、没有非犹太人的国家。这种种族主义的例子之一就是西蒙·巴尔达的案子。他率领了一伙人试图炸毁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其他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他被判有罪，已关在监狱里，现在正在对这一判决进行上诉。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种病态的心里。

我们在这个国际讲坛上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同时支持所有合法的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恐怖主义和各国人民以一切可获得的手段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斗争的权利是有区别的——大会在许多决议中也支持了这种斗争。我们要对那些试图掩盖事实的人说：你们不可能通过指责别人，制造厚厚的烟幕来掩盖自己的罪行、自己的恐怖主义和自己的侵略。

我们提及卡汉恩的立场仅仅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极端主义的潮流，这一潮流目前在以色列正不断获得更多的支持，以至于那些鼓吹这些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的人已被选进了以色列的议会。以色列的极端主义领导人现在应当认识到，恐怖主义并不能导致和平，子弹并不能杀死思想和信念，相反，只能加强人民的决心，更坚决地进行战斗，以捍卫自己的遗产和理想。因此，对阿拉伯居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进行的坚决和英勇的斗争采取的镇压措施和恐怖主义

活动不可能削弱它们或它们的领导人——不论以色列花多大的力气试图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地区的这种新的因素反映了以色列的新的态度，这一态度充满了焦虑不和冲动，这种态度正在以色列获得更多的支持，表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局势紧张。产生这一危险倾向的理由有许多，各不相同。但认清其造成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其中一些影响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之中。

以色列希望说服国内和国际的公众舆论，尽管它在黎巴嫩南部和被占领土中的阿拉伯抵抗面前遭到了失败，尽管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遇到了困难，以色列仍然是该区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可以依靠的主要军事国家，对突尼斯的袭击就是最近的例子。人们担心，这种想法会鼓励以色列领导人再次以站不住脚的借口向阿拉伯国家发动军事进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绝望的以色列坚持要使用武力和拒绝和平。我们曾经相信，黎巴嫩南部的抵抗已经向以色列证实了试图以武力强加永久解决方法不起作用，不管怎样进行野蛮的镇压和实行恐怖主义，占领永远不能成为一种解决方法。

佩雷斯先生最近在这里说到：

“我呼吁巴勒斯坦人结束拒绝主义和战斗。让我们会谈。勇敢地承认以色列国的现实，我们希望在和平中生活，我们需要安全。让我们作为自由人在谈判桌边坐下来。”（A/40/PV.42，第58页）

我在这里指出，佩雷斯在联合国庆祝四十周年时所提出的含糊的和平倡议主要针对以色列国内的听众，是为了抬高工党的地位，当然也是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听众，是针对电台听众和电视观众的。

我要佩雷斯现在就在特拉维夫宣布，他承认已经得到整个世界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他愿意让巴勒斯坦人民重新获得在自己家园中的自决权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样做就表明佩雷斯已经放弃了暴力政策，放弃了屠杀的措施，而这

些已经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和平是两方面的。和平需要改变仇恨、死亡与恐怖主义的政策。呼吁共存的人必须承认他想与之共存的对方的存在。

如果以色列的意图与佩雷斯所宣布的一样，为什么以色列占领当局最近强加了非人道的和残暴的措施，增加了军事存在，增加巡逻，在所有大陆上设置哨卡，任意搜查人民，帮助和鼓励犹太恐怖主义定居者集团，加强情报机构的秘密恐怖主义活动和盲目执行驱逐、流放和行政监禁的政策？

这些镇压措施使人想起了纳粹占领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实施的安全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什么呢？尽管以色列政府并不总是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该国的右翼党派，不管是参政或是在野，特别是利库德集团，用它们的口号明确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它们今天比以往更加强烈地要求实现：“一个民族、一块土地和一部圣经”。确实，它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巴勒斯坦人民。

这一口号与纳粹的口号如此的相似，不管它们怎样设法加以掩盖。这种口号是否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在这方面，我想向在1985年11月10日要求联合国重新考虑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一种形式的决议的人和显然处于选举目的的支持提出这些要求的人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能通过其行动和措施来评价，直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改变想法，牢记着《宪章》及其原则和精神的联合国组织必须谴责这些行动和措施，要求结束这类行径，并谴责产生这种行径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以色列右派的口号是“一个民族、一块土地和一部圣经”时，联合国怎么能够做出别的反应呢？

《宪章》以“我联合国人民”几个字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各国和联合国都会尽力防止消灭一个民族的企图。

然而，有必要强调美国对目前中东局势的历史责任，这主要是美国毫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甚至在以色列犯下了国际恐怖主义罪行时也这样做，这违反了美国自己的原则与价值。

当阿拉伯国家谴责劫持意大利游轮“阿基利·劳罗”号时，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毫不犹豫地为了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利益采取了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我们还能用什么别的方法来描绘美国军用飞机迫降埃及民航机的空中海盗行为呢？国际法和道德价值到哪里去了呢？美国希望在中东实现和平的信誉和意图到哪里去了呢？劫持埃及飞机——先不管其站不住脚的借口和低级的复仇动机——象征着美国与以色列一起迫害巴勒斯坦人民，而巴勒斯坦人民的仇恨与失望表现在他们对和平原则的信念，而目前武力的逻辑占了上风，恐怖主义已经在主要大国内上升到国家政策中的地位。

总之，我想指出，我最担心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其朋友们现在所采取的态度有可能造成新的反犹太浪潮，而这一次的受害者将是阿拉伯人民。我们都必须考虑一下这样一种情况的后果，这些都不会有利于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与和平和正义的事业。

我现在简单地回答一下今天下午以色列代表提出的问题。

我们今天下午听到的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早就有记录了。我们一再听到以色列代表引证纳粹的口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导”。正如我刚才指出的那样，今天这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号。以色列代表大谈纳粹主义，然后强调“纳粹主义也许在欧洲遭到了失败，但在中东还非常活跃”。我完全赞成这一点。纳粹主义也许在欧洲被打败了，但在中东却是非常活跃。中东一些地区正在执行犹太复国主义，而犹太复国主义与纳粹主义完全一样。

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都相信种族的思想；犹太复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都认为纳粹至上、犹太复国主义是“上帝的选民”；纳粹和犹太复国主义都坚持生存空间的思想；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需要为世界各地流散的犹太人会聚到巴勒斯坦而需要空间；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都坚持第5纵队的思想。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在美国有各种压力活动小组；它们在每一个城市和乡镇中建立城中之城、镇中之镇；它们在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有一个压力活动小组。

波拉德间谍案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说这是一件内部的事情，反映了两个战略伙伴间的分歧，只不过是家庭争端。然而，当我们听到有的官员公开说拉斐尔·艾坦也想收集关于阿拉伯邻国军事能力的保密情报时，阿拉伯大家庭有权知道美国以色列这一家庭正在我们地区及其安全问题上在搞些什么。

以色列代表说我们拒绝“妥协和共存”的思想——这是他的原话。我想，以色列前总理答复了这种指责。在访问一个以色列在占领领土上最大的定居点中的一个的时候，他发出下述誓言：

“我梅纳赫姆，齐伯和哈西亚·贝京的儿子，庄严宣誓，只要我担任国家的总理我们就决不会离开朱迪亚·萨马利亚·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一寸土地。”

这是1981年5月9日的话。由此可见，当你们要求共存时，你们要难民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难民营地中，而你们自己留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这样两者共存。

他随后提到沙特的一份《马吉拉日报》。这是弥天大谎。我并不知道沙特阿拉伯有一份《马吉日报》。所谓的沙特《马吉日报》根本不存在。我不需要列举以色列的许多颠倒是非和捏造事实的例子，主席先生和大会的成员都非常熟悉以色列的这种行动。

我想，犹太复国主义现在应该改变它丑恶的行为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应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斗士钱姆·韦茨曼的告诫，韦茨曼在临死前给世界的犹太复国主

义分子发出了下述告诫：

“我们都是渺小的人民，又是伟大的人民，丑恶而又美丽的人民，具有创造性而又有毁灭性的人民，我们既有聪明才智而又愚蠢。我们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民，一再摒弃和破坏前辈所建立的成就。上帝保佑，不要让墙上的裂缝把我们给吞灭。”

这就是他临死前的最后一个告诫。

最后，我引述《纽约时报》一位能干的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的一段话结束发言。在采访戈尔德·梅厄夫人之后，她说：

“以色列要求正义，但却对阿拉伯难民毫不公正。以色列要求仁慈，但在攻击中却残酷无情。以色列大声疾呼世界和平与秩序，要求各国遵守原则，却蔑视、甚至诬蔑联合国；而联合国尽管存在种种弱点，却是目前维护国际秩序和正义的唯一工具。”他得出结论：“从这一意义上说，从长远来看，不仅地理和历史对以色列不利，逻辑对以色列也不利，而以色列人知道这一点。”

主席：一名观察员要求作答辩发言。我提醒各成员，根据大会30/401号决定，答辩发言第一次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另有代表团在自己的位置上发言。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作答辩发言。我根据大会1974年11与12日3237 (XXIX)号决议让他发言。

拉姆拉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今天晚上，以色列代表站在这里辩论巴勒斯坦问题。他坚持谈论这一问题的根源，却不肯改变他的老习惯。每当以色列代表在大会和其它联合国机构发言时，他总要背离现实与客观情况捏造事实，制造谎言。严峻的事实是，人们谴责以色列和以色列种族主义、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它企图转移视线，是尊敬的大会忽视巴勒斯坦问题讨论的真正目的。它

想要大会讨论其它意义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大会所讨论的内容与现实毫不相关。如果以色列代表想要讨论问题的根源，以便事实求是，它应该在这里宣布在中东建立以色列的真正目的，以及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和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运动自本世纪初以来以何种方式实现它们的这一共同目标。它应该在大会上谈到英国首相1907年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目的是在今后几十年中保证殖民国家在以色列的利益。

然而，以色列代表却回避不谈犹太复国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手段在这些殖民国家的支持下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谋杀和恐怖主义。它并没有列举1948年和以色列成立前的事例，以作为帝国主义可恶的阴谋。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众所周知发生在1948年4月，在德尔亚辛镇的大屠杀，这次屠杀是由梅纳赫姆·贝京和现任以色列副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所指挥的。数百名平民、儿童、妇女和老人成为这次屠杀的牺牲者。他也没谈到梅纳赫姆·贝京当时的讲话，贝京当时说，如果没有德尔亚辛的屠杀，以色列就无法存在。

如果以色列的代表真正对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表示关注的话，为什么他不敢在这里提及犹太复国主义匪帮反对联合国本身的恐怖主义行径呢？我们此刻想到的是联合国驻巴勒斯坦的特别代表伯纳德特伯爵遭到暗杀的事件。

以色列的代表向大会提供的不应当是这些捏造的事实，他理应对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内容作出回答——目前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正在遭受以色列的武力侵占。他理应澄清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对见之于《联合国宪章》的各项条款以及大会年复一年不断通过的各项决议之中的国际社会的意志持什么样的立场。在所有这些决议中，国际社会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返回自己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在没有外国干预情况下的自决权以及它建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以色列无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它不遵守《第四号日内瓦公约》的行径对于大会和整个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了。

以色列自1948年建立以来的历史都是完全违背大会各项决议并且是根本违背大会本身的意志的。我要在此提醒各会员国注意当时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也就是现任的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所采取的立场。在1975年，他站在大会的讲坛上说，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把安理会当时刚刚通过的一项决议撕得粉碎。他告诉大会说，这项决议草案在以色列的命运就是被丢进废纸篓中。我们所提到的这项决议草案却是大会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的决议。

这就是以色列对待联合国各项决议以及《宪章》及其原则的态度。因此我们对今天以色列的代表在讲台上施展混扰视听的伎俩和歪曲事实的做法是丝毫不感到奇怪的。他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无法证实现实；他无法证实对他及其他的政府的指控。至于以色列代表有关克林霍弗先生死亡的发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次指出，它与发生在海外的阿基利劳洛的事件毫无任何关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谴责了这种行径。克林霍弗先生今天在这里发表了攻击巴解组织的讲话。这种把船上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克林霍弗先生的死亡归罪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企图是十分错误的。

以色列宣称，他们渴求和平的愿望是没有什么实际基础的。以色列代表关于以色列愿意进行直接谈判的发言只不过是它试图对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采取以守为攻的态度，而以色列正是对于这项决议采取了反对和无视的立场。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一贯重申他坚决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以及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旨在实现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并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各位代表请回顾一下，大会业已收到了作为文件A/40/L. 23到A/40/L. 25分发的三项决议草案。我了解，列入这一项目的第四项决议草案也将向大会提交。

鉴于其中一些决议草案涉及到项目预算经费问题，大会将在其后的一次会议上就此作出决议，举行这次会议的时间将在《联合国日刊》上宣布。

下午8点30分散会。